新刻掌綸先生評[illegible]神仙鑑首集卷之七

江夏明陽宣史徐衟述
汝南清眞覺姑李理贊

梓屋玦樓祕本

○○○陝河濱眷君宵跡○○○慢亭峰太姥稱觴

諸天分列穹窿常靜宗動列宿火星遊道水精施化太虛之九重所轄大小不等方應鈞青陽昊玄蒼朱昊幽之九界凡天門九重其神皆虎豹司其間閽下人欲上者嚙而殺之涓子謝教願假須彌片土結廬安制五嶽聽其自治黄老因四洲機務繁劇少掌鈞軸之人遂援以中黄四司

GR
335
H78
v.8

新刻掌綸先生評訂神仙鑑首集卷之七

荇屋珙樓秘本

江夏明陽宣史徐衜述

汝南清眞覺姑李理贊

○○○陝河濵者君宵跡○○○慢亭峰太姥稱觴

諸天分列穹窿常靜宗動列宿火星遊道水精施化太虛之九重所轄大小不等方應鈞青陽旻玄蒼朱昊幽之九界凡天門九重其神皆虎豹司其間閉下人欲上者嚙而殺之涓子謝敎願假須彌片土結廬安制五嶽聽其自遂黃老因四洲機務繁劇少掌鈞軸之人遂授以中黃四司大夫北海公之職西方諸佛將辭去慈航文殊普賢三大

士皆願隨行羣仙有興致未闌者不即別去在大地間尋山拈花看竹擊劍彈棋賡歌酌酒復留連數日而散太公九子欲奮志苦修隨太極仙人南去尋悟源頭老君欲（佚後）度茅濛沈羲崔文子三人不歸清境先自別去莊子求玄女請假數日遊行人世與焦先扁鵲姑布琴高負局陽勵郭偃史蘇武東母子諸仙皆隨南來魯班仍稱應曜與風后黄石尋訪眞主行事老君等入散關至城固見一終特起頗似斗柄曰此斗山之穴有肉芝名千歲蝦蟇食之可益年壽扁鵲令弟子回恒山自居此採芝爲餌常出救民疾苦醫者輙愈居民慮其遠去築一城留之（漢中有扁鵲城）越數

[illegible]斗止
之穴則肉
之可得

河上公

年鶴欲去通一泉於城下謂居民曰凡遇歲旱可以白羊投泉中後試之即雨老君同衆仙雲過陜河之濱焦先下揖曰賣藥自樂者崔文子也老子與先下降文子見是永石問所會如何先曰爲我後至使先至者焦待故我改名焦先出袖中蟠桃一顆大赤棗五枚投之文子受而未食焦先令拜老君文子問道號曰我河上公也未知欲何所得文子曰求身輕善走足矣公曰若飛步之法石公自能教之我授汝金丹眞青文子伏謝轉求焦先輕身之道先曰汝且食此桃棗文子食之畢甘美非世間味先曰蟠桃火棗食之能骨換髓易身何難輕哉文子抖身覺矯健異

安期生
唐舉

常老君遂結廬於濆河之虢地與淸溪中條相鄰優游以待河淸且丁寧姑布子卿曰遇楊墨二子可傳我語因其立意一偏故遭屏斥如大闡孔氏之傳矯其前失後期可望子卿領諾辭去丈子聞南交地多産砂越裳氏界有山産金可取作丹遂改名安期生同衆南行至魏子卿曰有徒唐舉在大梁欲一會之武夷君曰今丙辰歲家母年千（引起下文）二百歲敢屈諸高賢至荒山同飮壽酒衆曰自當捧觴稱祝焦先琴高與安期訂曰候子丹成便來相慶遂分袂別去子卿在夷門北尋見唐舉問曰遊相以來有逈異者乎舉曰知相常有而道骨者罕見問卿相爲誰曰在趙曾相

李兌

蔡澤

此殺亦退

酒客

李兌於百日內當秉政至期兌平安陽君亂果拜司寇又遇燕人蔡澤乘敝車遊說笑謂之曰鼻如蝎蟲肩高於項魋顏蹙眉兩膝攣曲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誇曰富貴所自有不知者壽耳語之曰從今以往者四十三年澤去遊韓趙不得意逐至魏郊遇盜釜甑皆失息樹下予復見之以予金水之骨當相理相於秦澤慮道遠無貲因解囊中數金贈之遂入咸陽說應侯薦拜為相予卿歎曰向材之難遇如此。槩曰惟梁市酒家工人自號酒客與主人作酒釀米極佳日售萬錢家致富酒客偶醉主人逐之後釀常敗沽者不至家遂貧落復招之酒客笑不應有賈人異其行

張湛　魏王子鸞　東周靖公　燕王喜　姑射老叟　路大安

妻以女或去或來自言已百餘歲不以室家為念吏民樂之為梁丞始言姓名曰張湛使民益種芋菜三年當大飢已有功夫今歲果如其言梁民賴以全活予以此入為奇欲求一見已被魏王子鸞留入宮中寢食與俱帶出子鸞予卿曰俟其出而觀察之是歲丁未東周靖公之三年予武公燕王喜之元年孝王予各國太史奏歲星逸光應時莊子別行入蜀自稱姑射者叟至內黃遇一人曰路大安字明光素好道德因告之曰留神恬淡集性希夷行功布炁漱液煉神語畢冲天而去大安乃捨家修道應聲度患其後太上命玉童賜玉鑰匙十事大安意開神解仰觀歲星暫臨趙地遂束裝入趙庚

◎李牧　周七　◎魯仲連

戊春、平原君卒、燕兵襲趙、趙用廉頗李牧爲將、大破燕師、是秋、秦昭襄王薨、在位五十六年、太子柱爲孝文王、三日而薨、呂不韋奉子楚嗣爲莊襄王、蔡澤知王深德不韋、乃託疾以相印讓之、東周靖公聞秦連喪二君、說各國合從伐之、秦用不韋爲將、執靖公歸、遷於陽人聚、以奉周祀、自武王壬子受命終於靖公壬子、歷三十六王、二君、實共八百零一年、是冬、至別記周數八百七十三年、今按竹書紀年辨正、明年癸丑夏、天下大旱、皆祈禱不應、魏安釐王憂之、問於孔斌曰、世有排難解紛者乎、斌曰、魯仲連、王曰、仲連强作之者、非體自然也、斌曰、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王曰、不肯帝秦、今逃之海上、不可得、斌請出榜召

慕高士王從其言騫薦梁丞張湛能知未來召問雨可致乎湛曰月出如血天尚未雨非求之可得王知不可强歎息不已湛出朝門二相士交語曰眞鶴形龜背也湛恭身前問栖士邀至僻處曰子具仙骨何汩沒塵世為子惜之湛曰因界官拘縶王子多情不能即去曾從墨子數年有約來度故暫留此耳老相士曰學出世者國猶可棄何有於區區之職凡求師非執一惟道高者從之閩中皇太姥者相傳神星之精為彭眞人之配母予居武夷山能呼風檄雨乘雲而行時人呼為聖母既魏王有春雨之意可假以求雨引入閩中此往彼得見聖母自有益於子我二人先往相待也湛喜

後秦呂政

問姓氏子卿語之而別湛以其言入告王命子驁齎禮物令湛隨行撥侍者十人御者一人乘軺車速去拜求其

夏四月秦莊襄王郊上帝於雍代周而祀是日日有食之

立三年薨不韋扶太子政即位時年十三尊趙姬為太后

不韋號稱仲父明年乙卯改元子驁同湛等假道於楚渡江過吳越百日始達武夷山下見姑布唐舉坐林中招驁湛謂曰已先見聖母云火德將興雨水未至如魏王子心誠救濟可往前山天柱峰頭獨居辟穀數年或能感格天意。湛等留此服勞時至即遣相報。驁如命往坐峰下辟穀靜養。至丙辰中秋彭真人回山相聚受慶四嶽具禮來賀

謝英妃

武夷勝境
泊日前

惟兆嶽杜眞人親來上壽有浮丘王子太陽夫婦蔡鄧二眞隣近仙華之眷屬華蓋之客成太武天台王君父子焦先琴高往香城以餘桃咲趙廓即能飛走帶至武夷先在者子卿舉湛等是夜月明如晝在峰下結綵亭設寳座施紅雲裀紫霞褥羣仙請彭君聖母輪流把盞稱壽依次就坐飲宴酒酣仙女謝英妃撫長劍作歌汝南人申伯之後童女入山修眞伶人奏樂音飄山谷此山有三十六峰天柱峰即鶱坐處玉女峰有三石比肩而立其色紅潤望之若仙鑌佛峰即建幔亭飲處也下有九曲溪直通山頂溪旁村民四繞安居種耕常時只有猿啼嶂月雲鎻溪篁此夜忽聞笙歌隱

紛笑語依稀有好事鄉民相約追尋隨聲行及峰頭見綵幔下輝煌燦爛芳筵上許多名衣上服之士羅列佳餚美醞鮮果山蔬鄉人垂涎之甚武夷君知有人來窺探命童引至會見二君呼之為曾孫奇稱賜宴亭下村人見屋宇甃用甚盛樂色食味皆美惟酒味差薄有童斟送村人歡喜太酣不覺大醉皆倚桌枕臂而卧至日午醒來却在家中床仙家妙用上起身共說其事猜疑不已竄蹤至山頂並無幔亭仙侶燈火笙簫止有酒香撲鼻果核堆堦不勝驚異而下鄉民皆活至百餘歲每向市人誇說曾見仙祖賜酒建一亭於會處曰同亭蓋飲宴羣仙見天色黴明撤去幔亭移入洞天深處撰席更酌杜眞人不識蹇湛

等問之武夷將禱雨事言之杜眞曰細論氣運周德非火
莫繼腿秦金主但能減周非相繼之正呂政以水繼秦陰
險待國上天惡之故不欲雨然火藉木生無水不能甦木

鎬池君

政原鎬池龍君亦五帝子時至而起前有神醫在彼敎民
投旱得雨秦巳有之況他處乎不日將甘霖四沛也魏霈
果能志心求道亦當引入仙班長武君曰此須天台王君

元虛眞君

檢察須彌會後天帝降勅子喬賜號元虛眞君令註籙地
仙人數執掌簿籍去年初夏有神人數輩見武夷君稱爲
山主云天台君欲假此山避冗註籍二君擇對面百丈山
古木蒼藤人跡罕至東南飛瀑如散珠噴雪暑氣可銷令

屬臨 屬雋 屬清 屬詗 屬般 屬將 屬仁 麗英 霄貞

何鳳兒

山匠建殿廳曲院，兒斧神工，迎王君館此。眞君子七人，皆太玄所出，曰屬臨、屬雋、屬清、屬詗、屬般、屬將、屬仁，二女曰麗英、霄貞。七子常至武夷恭贊籍成，藏天台洞府。時於百大校定未完，亦來壯壽，聞子騫事，即令七王子屬仁往視。湛聞之，招十二人奔至峰頭，報知騫，陳禮物，焚香伏候。屬仁㢋散控鶴而起，覺香篆氤氳，即從空下視，騫湛等拜見。屬仁觀騫手骨異常，遂携至洞。眞君遣玉女何鳳兒往檢仙籍，知是老君弟子亢倉，先以飲酒過度，不循玉律，故謫居塵世，須三百年方得脫骨羽化，因有憫世之心，可即度世矣。湛等是汝舊徒，能引濟其師，我并度之。於是賜騫等

胡麻仙飯、九品丹書、又書一符與之、曰、子既欲雨、可往南山龍潭投之、即雨、雨後速回、報知汝父、早畢政事、時壬便行、騫泣問父齡國數、眞君曰、汝父壽不出二十月、國祚不出二十年、言訖、別武夷諸仙、駕雲軿、統衆回山、騫遵命至山南、禱囑龍神、投符未久、即雲霓四塞、大雨滂沱、（建陽龍湖山上、有古菴石門柴扉、旁有五山介峙、中有小山、如五龍捧珠狀、巖際有雙井、曰龍潭、深不可測、）騫湛等賦詩紀其事、耶門魏報命、時秦王政丁巳三年、以魏信其反間、復用兵伐趙、自信陵廢後、趙魏好絕、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是年魏信陵卒、明年戊午春、安釐王病、聞陽城有

伏筆

趙悼襄

鄭儉

鄭儉者、（字元節、一字孟節、）少行獵、墮空冢中、不得出、飢甚、見一大

魏景閔　衛君角　蒙驁

龜數數迴轉俯仰張口吞氣。偸素聞龜能導引，乃試隨所為，遂不復飢。百餘日後，有人窺冢見而出之，遂能咽氣辟穀。後遇子安王公授以蒸丹之法，自此能含棗不食閉氣不息，可至半歲，方飲水三升。舉家習其法甚効。魏王召試其術，閉置上室中數月，不與食，顔色悅澤。王始求教，偸乃神異其說，王不能行。病危，囑太子潧曰：秦愈強盛，魏必為所併，當以國史與我同葬，不敢棄先王之典章也。及甍，子景閔王立，是秋葬父於牧野，盡將周書、晉乘、度數、文章藏於冢中，託壻衛君角守墓。西晉時始出，為汲冢周書，是曰竹書紀年。已未五年，秦遣蒙驁攻魏，拔朝歌，衛君率支屬東走野王，魏王因父

墓失守北向痛哭欲拜弟騫爲相騫堅辭密約張湛等間
然而去
關走入東閩一路碧水丹山重至武夷拜見聖母求道教
在附近諸山尋覓姻緣道可成矣山多人熊黑狒木客山
魈時出傷人騫等至東南一山形勢峭拔多雲霧籠罩隔
溪一帶松林湛等結廬於此後名湛盧子騫鍊銅鑄劍七口佩
劍獨行而東見巖洞中一道姑獨坐發光若炬騫疑怪魅
龍女當有宝珠之獻
拔劍前叱姑起對曰妾乃龍湖君之女犬魚姬也奉天台
貞君命居此候君以諧姻眷騫愈以爲魅揮劍直取姑以
長袖拂開遞一竹筒曰禱雨時曾將此符投我潭乎騫驗
之果是沉吟未答姑指曰湖仙至可作證明也騫舉頭見

白鶴從括蒼來即前所遇控鶴仙人釋劍恭迎屈仁云父
言真君是太上高徒偶謫塵世今將授職名山龍女曾助
雨應禱夙緣當合可納爲室又授以換骨之訣而去焉不
敢違命與大魚姬居數月忽旌旗車馬待衛萬人云奉老
君法旨勅爲司命真君迎往天湖山居住真君遂屍解登
車與姬同逝其山有三十六景殿宇反建於潭中後有漁人没水
求魚見石室如城有金字扁曰玉清洞一童出
咤曰此司命真君之府何敢擅窺漁若驚走後生四子
長子擬居晨山凡歲旱禱之立應山巔可望日出之處有
大石如鼓扣之有聲山
腰有窟即
其所居張湛等常來會於玉清洞一日焦先界高趙廓
至曰我三人別後居泗水香城年來察楚之全氣漸衰將

擇帝王之鄉。欲識眞命之主。

老君居陝河開化。終漢之世。度人無數。其下事跡。俱從此起。試思其舍天宮而居草廬。救世心爲何如哉。

王子喬能爲天下生靈祈雨。其願甚大。固應得道。

須彌大會後。繼以武夷小會。慢亭仙蹟。千古美談。神仙豈虛妄哉。人自遠於仙耳。

世人不察實義。喜信空言。率多類此。而士子每以釋氏言爲誕。然其講堪之道。原與之理。大白有醇正處。喬湛俱有夙根。靈明自動。棄富貴如浮雲。所以先眼歸眞。今人尤當早培心地。自然證果有期。

〇〇安期生九年丹就[illegible]曰尉繚子一統功成欲往南遊探安期生丹成湛曰在彭眞君處聞推天下地運東南王氣將興翁言將衰何相異耶先曰吾子推不至此當今天下惟秦實能兼并若東南之主氣非獨楚不能當秦亦不能當其間自有應運者出焉湛曰聞秦中君好士勤政恐未遠失也高曰矜怨無謀不久有滅族之禍豈能爲國之鎮吾友朱英受其惠戀戀不去常慮其波及湛曰久淹藪廬殊覺悶人欲一覩吳楚之勝如遇朱友教其抽身須早何如三人遂別湛南行安期自至越嘗求山見石皆赤色夜則其金飛出狀如螢火遂收得黃金百斤回

嘗見之
君來屬何
物

至南交勾漏山得丹砂亦如數居象山今名安子峪安煉丹記鉛追汞
修之九年方成服之將餘丹收貯壺盧佩之腰間近處一
山有艾草每歲春仲開花落於水面羣魚吞之化為龍者
什九安子異之亦摘艾花服之即能隨心變化至南越登
番禺山北望禺山西北里許有玄覽臺見對山白雲封岫洞口瀑布如
簾澗中產菖蒲一寸九節安子採之為餌隱居洞中焦琴
趙尋至問丹成如何安子出丹并如瓜之棗以奉二人分
食皆覺艸和融洽高開有化龍仙艾欣往摘取滿袖遇一
江中分三道湍激聲聞百里傍穴出青綠魚嘴曲而紅名
鸚鵡魚拔艾花餌之立時頭角崢嶸向招跨雙角赤鯉借

十李園
△李嫣

水遁𠇗白雲山雙魚自入海去、西燕有雙魚陂高識王氣鍾於滹
酒先命諸弟子齊集鋌鄉以候其輿爲眞命之佐、安期招
野鶴乘坐沖舉於空白雲山有舒鶴臺其玉舄雙印尚存、趙廓變彩鳳焦先
跨之飛起作一結傍晚至陜河廓復本形、三人進謁老君團坐廬嵜
中共論與亡運數、張湛欲會朱英教十一人守山輕身至
故吳城、見假君謙下所居之殿數失火、湛曰東南木鄉木
實則生火宜以黃土之色厭之、假君塗以雌雄二黃火災
遂絕○姑蘇府治世號黃堂不章故事、春申門下舍人李園有妹嫣進春申爲妾
有娠、園潛使妹說歇進於王、及產雙生二男長名捍次名
猶、李園貴幸恐春申洩其事、欲殺之、楚復東徙壽春考烈

楚幽王
甲嫪毒
甲茅焦
卢李斯
甲韓非

病朱英以園陰謀言於歇不信英歎曰不去禍必及我乃至吳告之假君欲往切諫英止曰去已無及可容移族眷於城外急變則西走夏汭張湛見英以琴高言語之遂辭假君南遁後七日王虀園伏死士殺歇於棘門立捍爲幽王園至吳戰擒假君不知去向此秦王政癸亥九年不韋復通太后進舍人嫪毒是夏毒作亂秦王擒裂於市遷太后於雍齊人茅焦强諫王迎太后歸徙不韋於蜀以手書賜死甲子下令逐客楚人李斯能省籀文之體十存其八爲之八分曰小篆更工五龍篆博通今古上書於王召復其官韓公子非與斯同學於荀卿獻所著諸書王善之斯

王敖

趙王遷

公子嘉

王翦

韓王安

忌其才讚下獄死斯薦大梁尉繚今在咸陽其自負甚高不可屈以臣禮王乃賓禮召見館之別宮繚曰秦王豐準長目鷙膺豺聲殘刻少恩不可與久遊一夕不辭而去館吏報知王如失臂手遣飛車四出追還與之誓拜為太尉主兵事其弟子皆拜大夫大出幣藏任其所用繚分遣王敖等至列國厚賂其寵臣乙丑秦伐趙趙王召用廉頗郭開受敖金沮之趙王憂而薨子遷立幽繆公子嘉薦代守李牧大敗秦師辛未秦王翦分道伐趙開復譖殺李牧翦圍邯鄲韓王安懼納地入臣癸酉開勸趙王出降秦兵殺開分其金穴嘉奔代郡為王東與燕合燕太子丹集亡命謀秦

十燕丹

廿荊軻

廿高漸離

廿王賁

口魏王假

十李信

口楚哀王

口楚負芻

十項燕

五周章

衛人荊卿、名軻、善劍術、丹厚禮求之、軻乃以督亢地圖挾匕首入秦、衆容餞之、高漸離擊筑、軻歌易水寒、時白虹貫日、至咸陽獻圖、行刺不克而死、秦王命王翦伐燕、走朝鮮、燕王以偽首獻秦、丙子翦謝病歸、命其次子賁攻魏、時魏景閔王子假三年、賁拔大梁、虜假、收野王地、置衛角於胙城祀周先君、後謚

秦謀伐楚、用李信為將、楚幽王立十年薨、猶立為哀王、其宗兄負芻殺猶自立、用項燕為將、項本姬姓之國、齊滅之、其子孫入楚、用周文、名章者為古候、視日吉、乃戰、大破秦軍

文曰、奈時勢已去、何能為哉、遂逸去、秦王強命王翦進兵、燕敗奔淮上、翦邁壽春、破虜負芻、燕募兵遇昌平君、王同廿東

昌平君

蒙武

后勝

奉立於蘭陵今常州 戊寅春剪令蒙武造船順下楚子昌平中矢死、燕自刎、剪兵至錫山掘地得古碑篆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鋑旁刻小字云吳三客官剪召七人問之云慧山之東峰自周東遷忽產鉛錫四百年來取用不竭近乃漸少剪歎曰天下從此寧矣但不識炎三客官何人有此先見遂改名無錫乙郊下姑蘇渡浙江界定越地并定豫章班師回賜剪黃金田宅歸老是年命賁平遼收代兵渡鴨綠江破平壤虜燕王喜以世傳菱花照胆鏡獻之乃免死賁還兵攻代代王嘉被執自盡賁順道伐齊長驅猝入齊相后勝多受秦間金勸王建迎

王離
趙亥
始皇帝
裔使

降秦遷建於其城勝處斬秦封王賁王離子剪長趙亥蒙武等為列侯時庚辰二十六年六國悉并於秦議定尊號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統稱曰皇帝以謚法為非禮朕為始皇帝後以世數計之天子自稱曰朕臣下奏事稱陛下先稼藍由之玉為九寶以昆吾刀切其文重召良工磨和氏璧為御璽命李斯篆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受永昌號命斯小篆為同天下書時騫霄國進善刻玉繪畫之工名裔使能含丹漱地即成鬼怪百物之象刻石為百獸之形毛鬣宛真嘗以絹畫成方寸之界於內畫嶽瀆之圖秦皇命之作璽方四寸其上勾交五龍之文精巧無比始皇服為至寶裔使又

與張僧繇畫龍叵休

鄒衍

嘗刻玉爲龍虎鳳寒鶱若飛皆不作目云作目必飛走始皇笑命以淳漆點兩玉虎各一眼旬日與爾使俱失所在至明年西方獻二白虎各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射殺檢其臆前果有元年欽記初齊人鄒衍論著始終五德之運始皇采用其說不知周實以木德王以爲周得火德從所不勝秦應水德之運脪合羸秦金德而生水也凡衣服旌旗供尚黑水數六故器物尺寸俱用六數以建亥月朔爲歲首朝賀皆於是月御諱政改正字音爲征尉繚見始皇意盈事不師古歎曰秦雖得天下而氣已褎其能久乎與敖輩超然遠引始皇歎曰尉子終不滿朕

耶何去之果也從李斯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每郡置守尉一監察御史一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傍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安

○阮翁仲

南象郡有阮翁仲者長二丈三尺度以六討補縣吏為督郵所笞歎曰大丈夫如是受辱耶欲北奔匈奴始皇聞其勇召拜臨洮尉至邊設備兆狄來犯仲挺戟橫揮狄人大敗皇命窮其類至冬有長人十二現於洮水身各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之服大呼曰上天戒汝勿以吾族為可啖行將滅汝國也遂不見不數日仲病死皇哀之於是收天下甲兵銷為鐘鐻鑄金人十二每重千石二十四萬斤坐高二丈置

宋無忌　遂遊行引　孫平

宮廷中以應其瑞鑄銅爲羽仲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闕
奴使至見之皆下拜 董卓椎破其十以鑄錢餘一者魏明
重不可致石虎徙於鄴 帝欲移置洛金人下淚載至東霸城
苻堅又徙長安而銷之 宰 已始皇欲省方觀民命駕巡
隴西從咸陽出寧州復西南至成州登鷄頭山 又名雞頭 逕望
東南有祥雲問燕人宋無忌 生有神異殁爲火精 對曰龍文五采大
貴之氣常巡東南以寶物厭之 皇遂東遂作極廟 象天極也 道
通驪山作甘泉殿是歲治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遣使
至大宛買良馬壬年使者行至道中築役之夫多枉死者
有鳥如烏數數啣草覆殭屍面即復活使者還持草奏聞 酉引
皇示羣臣莫識有廣陵郡平後 召公 少與潁人甘羅孫茂同師

河南鬼谷子鬼谷謂平是燕昭後身因教平兵法羅學遊說羅年十二為呂不韋策士說燕趙獻河間地秦王封為上卿以乃祖田宅賜之羅於淮陰城西北建一城在內鑄錢至今雨後常於土中得小錢狀如鍾上有篆文不可識一夕羅忽夢紫衣吏持天符言奉上帝命召歸天上掌記遂無疾而卒平仕秦為將敗白翟主義渠於碧簪山關隴西北地置上郡王封平為東陵侯平願退居長安青門種瓜自樂瓜種五色食可療飢却病侍臣曰東陵平或能識辨此草召問之平見其葉似菰苗乃曰臣師鬼谷旁通萬類居北郭問之必識皇命齎草往問先生曰

引起求仙

巨海祖洲瓊田中生養神芝一株可活一人即是也平還

報皇欲逸入海水草再召之不在平曰帥言將入蜀大峨山小隱著書時百花爭放皇遊上林倦而假寐忽一輪紅日擧前東來一青衣兒欲抱從南一紅衣兒大聲曰吾奉上帝勅抱此照臨下土青衣者努力沛拌七十餘交被紅衣一拳打倒抱日南去始皇遽問誰氏子兒答曰帝堯之裔生於東南先入咸陽蜀巾興義涉立汝歸長安我住帝命簡在四百之禩紅光遍野不知所在皇醒思東南王氣即命駕出巡留太子扶蘇監國李斯邵平隨駕博士數人載於後車以導見聞出河東上黨由東郡入齊薛二郡登泗水古邾國之鄒

嶧山洞府瓏瓏巖竇奇峭召魯之諸儒生與議令李斯摹細篆刻石以頌功德酷暑難行遂於大野北山鑿石作四小閣深十餘丈為避暑之所曰清凉洞入秋炎威少挫復至齊郡經泰山明堂問博士東嶽何神對曰天地既闢嶽瀆効靈五嶽之中岱宗為最分掌人鬼等事故天子封山以祭天禪小山以祭山川祈福庇下民也皇曰聞黃帝行之朕豈不能命儒生議禮築土為豐曰封示增高也除地為墠曰禪示增廣也後名其地博邑皇令定其式乃築壇於泰山之上建墠於梁父擇日由山陽而上一路多是卓玉石長津甘泉仙人之室有鬼神考諭之府始皇主祭尚玄酒而

西門息

俎生魚李斯刻石作頌立而表之時至今有秦勑東獄爲号
帝祭畢而下風雨暴至有五松覆蓋如蓋皇休其下錫以（無字碑）
圖帶因封五大夫見一人從雨中來點濕不沾皇異問之（奇書）
西門息答曰鄞人西門君惠劉之臣有唱開山圖中具山本脉絡達（後）
此便能分流發谷呈上視之海嶽原流瞭然在目君惠曰
更得吾師之振山鐸趲山鞭方可施展也皇問汝師何人（東是寺物）
西門曰瑯琊安期生曾賣藥海邊時人呼爲千歲公與鉅（引出一箇）
鹿徐道士爲友或在彼處皇即下詔梁父觧所佩太阿劍（又是一箇）
瘞於山下命西門導駕至彼定期已回阜鄉皇就召徐道
士野服來見皇喜其丰姿瀟灑言語投機細問其名字年

徐市

歲對曰臣名市古弗字音與福同近悞作福市市字畫有别故後字君房年及數百
皇令侍駕從遊至海濵築臺以望洲島曰聞此中有長生
藥若爲致之市曰臣與期生會到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
見鳥中羣仙或乘鸞飼鶴跨鹿釣鼇與凡人同其間終歲
如春無有寒暑祖洲果有不死草服之壽與天齊皇喜出
謊得動輿
皇外欲遣市入海求之市曰求藥非難得眞藥爲難蓋此
草不可多得要當致誠求之耳皇曰如能求得與卿共食
汝
話
爲仙不亦美乎市請今夕入海求神異物明旦即還僞爲
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密西皇使耶答曰然神曰汝
何求曰願請益壽藥神曰秦王之禮得觀而不得取引臣

至東南一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可得之矣皇悉其所請市請制大樓船十隻連結備諸色匠作童男女各一千五百名（有大家之美矣）凡金寶飲食器用之類悉具臣便起行皇即齋戒傳令有司資其樓船五穀種種百工選民間子女十歲至十五歲者如其數築一城於無棣邑安頓號丱今城在山指子女之父母悲痛相思皆欲爲亂不一月諸事完備市率衆登船（騙殺）皇送至海上與訂返期市曰海行甚疾頃刻千餘里不出一月可返遂揚帆而去行道若爲盜求財須用才

安期採金砂煉丹九年而成至通靈變化則藉艾花之力豈艾花反勝於金丹乎雖然又安知艾花之非金丹。金丹之即艾花乎。

尉繚之於秦只用孫子反間一策遂成混一之功。

鬼谷不耐與始皇纏擾故指出草名即超然遠引君惠延之等有心作戲故以漸而來最妙是徐市詎却許多男女財物渺邈而去是古來第一大拐子。

文章順行不若逆行之妙此節先將西門諸人撇搽秦皇寫得極其熱鬧諸人之來去俱得極其飄忽然後叙期來由深得養向之法

薄姑

○○○鞭石驅山薄侍郎　○○○送往迎來徐使者

始皇時登望海臺以瞻其歸西門惠又薦同門一人殷時薄姑氏之後名延字延之君拜右侍郎西門為左侍郎薄延曰近島有龍芻駕馬食之日可行千里皇命採之只一日採回餵飼駕馬即矯健異常馳驟如翼延復言安期之神妙皇曰朕幾忘之欲命往召二侍郎曰吾師道高當以客禮遇之可來否則不得見也皇令有司築層臺於瑯琊山上後命二侍郎以厚幣迎至居之臺上始皇來見安期坐白鹿車相迎皇見其黃髮青睛登臺以賓禮請謁與語三日夜皆神仙事皇問徐市何去久不回安期曰此草食

所用多安期少令人不測

之者(得好)不可再得市巳曾食過或諸仙不與也我當爲子再往剖明其故始皇問用人衆幾何安期曰數人一舡足矣始皇給金帛數萬安期至阜鄉悉散於鄉人(實惠)數從者隨之駕海行未百里安期留書一函赤玉舄一令報始皇以一鞭一鐸(取笑如何好)寄付薄侍郎(故顯神通)遂跨入海中顧謂從者曰歸語始皇復千歳來求我於蓬萊山下緩步臨波而去忽颶風大作從者退回東岸始皇聞報訝曰安子欺吾(豈不)耶何言千歳來求西門曰陛下得食靈藥當以萬歳爲期千歳猶瞬息耳始皇喜立祠於阜鄉亭并海邊十餘處見琅耶臺特出東枕大海四覽皆盡留居三月徙黔首三萬戶散居臺下以

海神

就魚鹽之利令李斯立石頌德復欲窮海西之地至膠末之東是夜月明如晝設享禮祭月於之罘山之懸崖斯作篆記事（山上有古篆莫可識）因建月主祠於萊陰過黃腄（古萊子國）登之罘山三面距海斯作銘刻石記功至不夜城建宮築臺（文登有秦皇望海臺）官召文士登山論功頌德以自誇炫名其山文登建一閣於丹崖山以望蓬萊博士言海中有蜃魚吐氣約成樓臺名曰海市（每歲辰月之最亦不蜃氣映日之光）始皇急欲見之薄侍郎曰臣能致之書簡投於海神次晨果現聚觀良久皇憶起日之夢曰日本君象出於扶桑朕欲過海觀之可乎薄曰此何難哉（說得容易）臣能驅石下海造一石橋渡陛下東遊於是按

秦無傳十一一朏果然飛跨海之坐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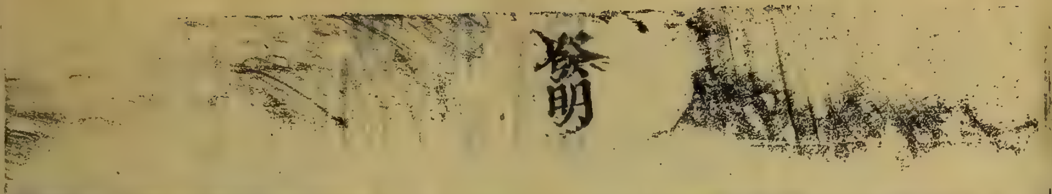
開山圖分㠚觀向搖振山鐸即時林谷振動掣起趲山鞭陽城一山巨石嶷嶷立起狀似東傾相隨而走石不速駛者輒以鞭鞭之石皆流血（至今山石猶赤）侍郎既排山至海欲建石橋非人功可爲復召海神竪柱駕梁皆來服役始皇感其靈庶求與相見海神隱隱答曰我形醜莫便圖我形當與皇帝會皇允之忽現出石塘萬丈橫亘海面皇乘龍芻之馬帶博士數人從塘入海三十餘里與海神相遇左右有巧於畫者聞前曾董師曾留神像於渭水亦潛以足畫其形狀神窺見怒曰帝負我約欲使曾仙鄉來制我耶可速回不爾即下陷皇見機撥馬奔還甫至岸後也崩陷博

陽侯

川后

波臣

士皆溺死西門侍郎曰夫神者當畏如雷霆敬如父母則
能役之如部兵（是法官語）今博士無知致觸神靈連日波浪翻空皇
問神何名如此肆虐西門曰王者以道治天下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能傷人今海神陽侯以陛下見欺故
令川后波臣作狂皇乃立陽主祠於之罘建海神廟於文
登山下海中所驅衆石但岌岌東向背不復動終不能成
橋皇因名窮海一山曰成山常至此以望橋成又建陽主
祠於成山成山之麓有其時久駐東海博士譖曰薄侍郎
能鞭召致神再令施術自有處分皇召謀之延曰甚易須（不用）
得左侍郎同往還假法鞭一用（推辭故妙）如崛強即鞭之三般法寶



自試用後始皇愛而收之今出鞭與延笑謂西門曰卿能一行否西門應聲願往遂與延同上成山見一石姑馬鞍先後跨上以鞭連擊如飛往海中馳去不一吹許如盆中一黑豆亂滾轉眼已不見矣（阿明去了）初安期生與焦先趙廓於陜河拜見老君言及秦并六國猶欲厭東南王氣安期曰秦政殘虐弟子願促其亡以救生靈彼富貴已極惟望長生我即餌以斯道其神可奪矣老君曰以此攻之無不克者我有三法寶贈子為攻畧之具焦先曰我將與趙子隱於河東時聆道君教誨安期受法寶回琅琊路遇齊人徐市究其本來始知為當日賃於老君之徐甲悔悟自修改名

市賣藥於青冀遂與期為友期建亭於阜鄉賣藥既得西門薄姑為徒各與大丹服之能飛騰變化值始皇東行安期以開山圖與西門先往輾轉相引初舉徐市出見許求不死藥入海遲至亶洲一島就平原廣澤處將童男女配合使百工匠作置造宮室衣服器血以為居處教其耕種蠶桑後生息蕃衍自成一國洲上有數萬家名徐市島常來海西貿易君患薄延誘出蓬山輙奔回徐市島安期亦在謂曰二寶猶陷於彼何以覆旨市曰秦皇驕盈今將渡淮而西南可教熒惑以謠言惑之旣便取回也衆曰然遂渡海西預往佈置以待其來始皇不勝焦躁常踞文登山巔盼望偶覩東南見

雲丈如龍想起王氣放下求仙乃南巡碭郡豐沛密諭諸
守尉察有相奇貌異者即拘之究問嚴查並無影響有報引
之他往
泗水夜光冲天皇曰豫鼎況泗今復發光鼎將歸朕也遂
還過彭城齋戒禱祀使數千人沒水求之弗獲皇歎息抱
丟去
愧欲巡南嶽渡淮水南行田赤嶧山至九江郡閒廬山之
勝登遊石梁瀑布至上霄峰贊曰山水之奇秀甲於天下
矣登舟從渝水西行中流忽有物膠舟舟人沒水探看潲
奇哉
江皆山根石笋後船俱不能動去岸甚遠無從攀援左右
正要出物
曰何不用振山鐸皇悟取鐸自立船頭搖之發聲如雷水
湧船舩皇失手墜鐸於水忙令人撈取深不可測並無山

三羅君用　八羅女　四羅子

奇石阻疑漢晉時有漁人入水補魚見鐘類過長沙郡至陽錚觸之不見後每值之欲取即逸
朱泣岐路處始抵衡山上峋嶁峯覽仙靈遺蹟時癸未十
一月鴻雁至衡陽不過峯去有回雁峯皇歎曰禽鳥不出徼外
不可往矣發駕北回以星沙地為湘縣由湘南至羅縣羅占
地國長沙郡監察御史接見奏土俗民風言羅子之後名君
用者作武陵令赴任至湘江溺死其女攜弟繞江尋屍不
得亦沉水死皇稱其孝登巨舟浮江將出洞庭湖口遠望
湘山祠湘君祠居湖中曰君山上有十二峯舜二妃之墓在焉忽大風作巨舟幾覆
不能渡皇沉白璧於江風波乃息皇問博士湘君何神博
士曰聞是堯之二女舜陟方死二妃泣而自溺葬於此俗

死於夫死於父節孝果宜配享

從天而降

謂湘君皇怒曰婦死於夫宜也何以祠為使刑徒三千毀其祠盡伐其樹而赭其山翼日乃渡湘水劉表建廟於黃陵以祀一妃宋時贈羅女孝烈靈妃亦建祠焉西北過南郡入武關歸咸陽每念入海者久無消自時值陽和復命駕東遊有司整儀仗自三川郡東至陽武博浪沙忽似霹靂一聲擊從車粉碎侍衛大見一鐵椎約重百斤陷入地尺許皇大驚急令捕賊大索十日乃已皇欲回恐天下笑其氣餒多用副車混雜自酸乘陳留過東郡薛郡齊郡遠於海隅重登之罘山復令從臣作頌刻石旋往琅琊東郡沙丘至邯鄲郡有盲者善筑求為樂工命擊之其聲悲壯令載之後車從上黨河東而

仙祖神通
彼小仙可
反

天地為一
奎

同甲申冬召瞽者擊筑便殿賜坐於旁其人將筑向上劈打皇格開此武十擒下拷問乃高漸離也高先亦奇士也變姓名爲人傭保黨盲二目筑中注鉛謀刺無成被殺自此防衛甚密安期諸人滑踪候嘖無奈自失鞭鐸後將圖珍藏內府安期不欲暗地取回乃與三人至陝河濱將鞭繳還并述渝水西借山石阻舟收鐸墜水即無覓處未能取回爲罪河上公曰我已取之矣。凡山川之靈秀者即仙家之外府隨處可藏用時便取。不必定貯囊間也。安期等拜服時有三人拱立於後皆來作禮應前徐市動問姓氏公曰即厲王時唐葛周三諫官所謂吳三客官也善卷隱離里山洞招三官坐

古今如瞬息　送迎使者　賈氏　韋氏

足後許其石立道成一坐六百年眷赴須彌會託其守洞
歸時石自起立卷遣其出遊必有遇今前月至廬見其機
法沽潑欲令投一有根行胞胎試其能悟前因方可成道
正言間從北空中騎仗簇擁一位真人下車入謁乃度世
君司馬生拜畢啟曰黃老聞道君言沈羲茅濛道行充足
北來召歸受職公曰沈羲遠在會稽鄉可往召茅濛在邇
我當令人召之公謂徐市曰汝能自勉得有今日不枉當
年隨我今汝為送迎使者可至須彌拜見黃老薄延亦欲
同往三人各乘車駕空而去沈羲自蜀歸吳年餘適與妻
賈氏同載詣子婦卓孔家歸途逢車從數十皆朱衣持矛

碧落侍郎

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是道士沈羲否羲愕然曰何以問之從騎曰君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貴老老君遣仙官下迎授君爲碧落侍郎遂一指明曰青龍車者司馬度世君也白虎車者送迎使者徐君也白鹿車者薄侍郎也仰盼車中三仙人羽衣秉節捧白玉版青玉界丹玉字以授羲遂載其夫婦白日昇天爾時田間耕者但見大霧迷空少頃霧解車傍一牛在田中食禾有識是沈羲車牛者告其家子弟大驚恐是邪魅引入山谷宗族數百人分布百里内外求之不得三君引羲至河上拜見老君茅濛已爲唐葛周迎至時甲申九月庚子日也遂命

啟出四皓

舟里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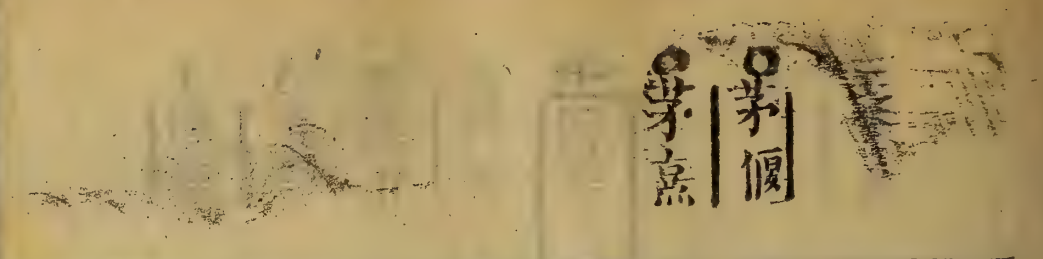
夏黃公

綺里季

東園公

則有與

徐市輔司馬君送義夫婦與濮往須彌蔣巡問曰奉使入吳路經離里意必善卷在洞何以門徑蕭然唐宏曰吾師與洞庭山舟里先生往來云是泰伯後姓周名述字元道先生與甬東鄞縣夏黃公有交公姓崔名廣字少通有翁吾師同會綺里季者行高白足姓吳名實字子景吾師年最長問其姓名曰唐秉字宣明道號東園公五人常相聚遨遊諸勝河上公曰四子雖非能左右嶓家（嶓家乃漢水源故云）然欲正名定分所化生也安期曰若非柱石使無經濟我將東尋智勇之士為時佐命早除强暴也唐葛周亦欲同去公曰安子欲立功救濟是其夙昔之志爾三子何必東去



當西入咸陽，覓一立身之處。三官請問曰：天下之大，獨命咸陽，謂是都會耶？公曰：從來大壽歸於廣生，至貞產於世德。苐初成少居咸陽，其子偃字泰，能濛第四子，仕秦昭王，為舍人，遷車騎校尉長千候。其孫喜字世倫，仕莊襄王，為廣信侯，始皇即位，以為德信侯，生六子，不知名。如果世澤不替，即可借寓於彼，所謂金以冶而增輝。自然名震泰華。三官辭往咸陽。二侍郎留居陝河。安期隨路賣藥，至碭郡，尋見琴高。將別後事細述。高言自南海乘雙赤角鯉飛至九江、一鯉飛卷於浮石巖間，忽化為石。撫州崇仁有鯉石。單駕一鯉潛行一晝夜，從水底躍出，已是鄣郡涇溪。控之升岸，其鯉亦化為石。涇縣側有石臺，相傳高控鯉昇處，故曰琴溪。居涇三年，復遊陽郡，引集

劉端
△王含
○劉伯
○劉仲
十劉邦
○呂文

舊時弟子或醉歌城市或笑傲山林以探春光消息耳安
期曰可識眞命如何高曰東南之氣果聚於豐沛有劉端
者字執嘉與妻夜息大澤之破妻王氏名含夢與神通忽雷電
晦暝端驚視有赤龍飛天媼遂有娠後生子名邦先有二子曰伯
仲因字季其狀隆頰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愛
人喜施豁達大度是一無頰不事家人生產好酒色人多狎侮及壯
補吏為泗上亭長喜擊筑學於高漸離漸離入咸陽季晞
隨之縱觀秦之富貴歎曰大丈夫當如是也漸離被殺即
潛歸有單父呂文字平叔見季狀貌甚奇重敬之曰臣有息
女少有異徵嘗挈家遊洛池有寶鷄啣赤珠石出上刻凵

呂顏

丹人亦奇

蕭何 曹參 王陵 季布

英取卷而生長女顏名王英更名雉頤以妻子季遂娶之時秦始
東遊厭氣季亡匿芒碭山澤顏每求得之季怪問顏曰所
居上有雲氣季嘗被酒夜經澤中有大蛇當道季拔劍斬
之有人夜至蛇所有嫗哭曰吾子為赤帝子所斬其人咄
之嫗忽不見斬蛇溝豐縣有人以告季季心自負沛中子弟多欲
附者當是受命之器惜往咸陽徭役若在子可次其眞偽
安期曰公所鑒極是問其年幾何高曰約近四十安期討
之與老君所言相合又曰未識其主先察其臣如附從者鈞出
皆將相材乎高曰誠如是可以無疑豐人蕭何沛人曹參
皆為吏掾明斷通達王陵之剛毅季布之然諾周勃厚重

二樊噲 三呂嬃 四盧綰

項羽

深沉。樊噲勇力爽直。噲亦娶呂公少女嬃。盧綰家與季同里。又同日生。壯而相愛。此數子皆一時人傑。更可怪者。近遊下相。古鍾离國。遇一人。鐵臉乱鬚。重瞳雷咳。楚項燕之孫。籍字羽。身長丈餘。力能扛鼎。材若是。德如何。

推秦博浪傳書地上人知之矣而推秦之人與傳書之老則未知其來歷也觀此知狙擊無形索之不得乃如是之人也向之快快於胸者一旦爲之釋然至於黃石赤松之爲一人則辟穀從遊信非虛語

前節安期諸人於事後發明此節四仙劉項諸人於事前提挈操縱在我極行文之妙

由　韓信　吳廣　陳勝

○○○遣儒生秦始求仙　○○變神書王君留篆

既非眞命又非佐命敎人測度不出安期問令何在高曰近聞避仇吳中安期即往會稽五日而返謂高曰項籍剛而不果接人多㖃㖃匹夫之勇耳吾說之曰君之勇略宜韜頹自愛歸命眞主不失王侯之貴籍怒曰大丈夫當自（有志氣）爲之肯向他人簷下過耶吾前過陽城人言陳勝吳廣有（莫輕視之）大志及見之庸愚籍亦陳吳之流作伐秦之斧斤爲眞命之先驅耳然其勇力知兵廉李莫及劉季雖有蕭曹王樊之輩恐難於驅除也高曰同門尉繚子於數日前率王放東遊尋來會我言淮陰韓信是韓國王孫家貧業劍有謀

漂母
張良
張侯
張老
張君巫
張趯
張骼
張抑朔
張開地
張平
滄海公

畧嘗乞食於漂母受侮於胯下繚以兵法寳劍贈之人遊
至求邳有一少年美若婦人英敏非汎未敢率意施教因
入黃石山質問未知如何盍往探之安期欣然偕行張良
字子房宣王時卿士張仲是其始祖仲之後張侯仕晉為
大夫侯生老老生君巫巫生趯趯生骼其孫曰抑朔至三
卿分晉張氏事韓張開地相昭侯及宣惠王襄王開地子
平相釐王悼惠王平坐良父祖相韓五世及秦滅韓良欲
報仇卽破產廣求刺客得力士滄海公陳人黎姓膂力絕
捷善於百步外飛椎擊人良用千金結交令伺擊秦王辛
未仲春於博狼沙候中副草卽飛身走脫別良入東海隱

田項伯

隆伏亂破

中立業後爲琉球國主張良易姓爲長走匿下邳項伯家燕第三子事
稍馳出遊嶧陽孤桐之下。尉繚見之徃郭黄石公言良卓
犖絕羣。眞神仙中人。是伊旦之儔。但恐其柔弱不勝。公曰。
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
强者怨之歸也。果能柔弱方爲道器。公乃策杖至沂水圯
土見一人步趁如繚所言。故墜一履於橋下。顧呼良曰。孺
子爲我取之。良素不知詐。愕然欲毆之。爲其老而迎異。强
忍下取而進。未舉步履復墮。又令良取。良殊驚。因跪進焉。
老人以足承受。覷良畧無難色。笑曰。孺子可教。於橋側大
樹曰。後五日平明期此。與汝言。良愈怪。跪曰。諾。至五日良

早往見老人坐樹下曰與長者約何後汝且退又五日當早會良至第五日雞始鳴戴星而往老者已先在怒責曰何惰若此更五日來屆期良乃先夜不寐即往伺之夜半老人至良跪而請教老人喜曰當如是聞子使力士擊秦無與燕丹幾不免禍曷為出此乃與一石枕曰細玩是中他日可爲王者師功成身退可更晤也良請姓氏老人曰回問淮陽老人應曜便知後十三年濟北大谷城東葬一國君時所見即我也言訖而去良東至淮陽尋見應曜細述其故曜曰若此是吾兄赤松子也良再問曜作龍鍾老心含糊不答良至涿地黃山玉室洞天隱跡出所授執中

一綿秘書讀之乃黃帝兵法并素書揣摩盡得其妙中有
風后所演奇門遁甲一千八十局太公删成七十二局良
又約為一十八局期年復歸山東安琴來會黃石適從下
邳回問之黃石曰此我友之徒風后也欲爲佐命故降於
此琴高想須彌言點頭會意安期曰聞秦政有疾當以送
藥為由取回法寶高曰我將浮遊碣石還種龍子於澤水
哲救皇災道長曾為雨師能偕遊乎黃石曰近有小事不
克相陪二人問之公曰前至陳市見酒婦女几頗好道因
是什張良者乎
過其家以素書五卷貿酒女几私啟依訣修三年顏更皮
如二十許人數歲復往謂之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几咸

陳市酒媼蘇市酒客却好一對黃石可謂寶山

涉正

羨門子

高誓

悟即拜我為師引入河南山中修煉今山名女几即欲往達司命魏眞君配張君湛共修大丹。高曰比吾故友當往相賀遂辭去安期投咸陽賣藥至藍田遇巴東涉正字玄眞墨子之徒嘗從遊五嶽諸名勝聞始皇好遊欲詣闕措陳山川脉理安期聞其師亦焦先弟子乃將紅鉛藥一丸赤玉舄一量寄與秦皇託其委曲誘出開山圖若問及言羨門子所寄已往碣石龍門間訪其友高誓矣正受藥舄而去時乙酉冬十二月始皇自被漸離所驚成怔忡疾太子重募醫士涉正進上鉛藥服之霍愈自昇親幸無比正以玉舄獻皇似見過命內侍將安期所贈者合視恰一兩寶而藏

之先有三道人作歌於都市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此歌爲七言古詩之貝市吏欲執之不見爲皇有疾未奏至是上聞或謏曰此神山之語陛下應得長生也於是更臘月曰嘉平皇問洪正曰前遣諸人入海不返何也正曰海中有長鯨身如崔嵬之山額鼻高於丘嶽鬐鬣揚波噴雷吸霧樓舡或爲其所吞丙戌三月引渭水爲池築蓬瀛諸山刻石爲鯨長二百丈登之而遊池側建蘭池宮休憩其間皇微行夜逢盜數輩稱信陵門客皇窘甚賴四武士力戰乘隙走脫被驚怔

盧敖　韓終　侯公　石生

帥復發問正取藥正曰羨門子言養神芝合成令往碣石會友高誓矣皇曰海中之藥難求。國內之仙易致。是秋命駕出上黨大原由鉅鹿漁陽過遼西右北平薄遼東停駕碣石黙擩士四員分投尋覓羨門高誓東使燕人盧生名敖西使韓人韓終韓宗族一作衆魏人侯公往北夷門監廝之子衛人石生往南石碏之後皇謂東北地勢高下不平民無田疇之利命墮城郭決用源夷險阻定土城使修耕種之業刻立於碣石之門垂為永法遂還駕北巡趨上谷代郡鴈門真抵雲中耀兵於方山匈奴畏威遣使獻百丈旗旛皇令小胡奴試舜初猶見人在銀窰跳躍至後似白霧迷漫皇言留為供

奉從北地上郡而入內史盧敖奉命壽羨高遂遊於北海經太陰入玄闕至蒙轂山上見一人深目玄準鳶肩修頸豊上而殺下欣欣軒軒方迎風而舞顧見敖翻然下脊遁於大石碑下蹲坐龜殼邊食蛤蜊盧就而與語曰敖幼好道嘗背羣離衆窮觀六合周遊四極唯北極未窺今覩夫子於此殆可與敖爲友乎其人蓊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以爲遠涉來此此猶突兀之間也我南遊乎罔浪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窮窈冥之室東貫鴻洞之先其下無地其上無天視焉無見聽焉無聞我行一舉而千萬餘里猶未究其遠長子始遊於此乃語窮觀豈不陋哉盧

愧曰以是言之吾比夫子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匍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不亦悲乎敢問夫子何如人得蕩佚若此答曰吾非古仙人即宋墨子復受道於白石生自號曰若士汗漫而遊八荒五嶽子如不信與子期於九陔（此人愈放蕩矣）之上舉臂竦身入雲盧仰視頃刻不見下山復回中國極渤海濱乎求不得訪問父老對曰中原久無仙人或海島中有之盧即稱御命入海令有司辦船至中流忽起北風驚濤疊疊烟霧茫茫不能前往盧回船登岸獨行至泰岱上東華絕頂見有人蓬髮臥石上見敖問來何事盧曰奉命訪不死藥其人笑曰天數默定世上安有不死藥乎何

蒙恬
蒙毅
任嚚
史祿

悮之甚盧聽其言不凡跪求指示其人立起推石成洞進取册書囑曰可與秦始詳看存滅之機在焉言畢仍臥石上更欲問合服不動如石乃袖册回咸陽始皇巡北方歸召問之盧詐言東至海中蓬萊之藥可得爲大鮫魚所苦船幾爲吞故不得至上泰山遇一異人授册皇閱其書文皆蝌蚪命李斯詳繹字義乃歷代轉運圖記中有一言曰亡秦者胡也皇謂患在北胡遂使蒙恬武之子爲將弟毅爲副北擊胡人畧取河南靈夏勝等州丁亥遣任嚚畧陸梁之地嶺南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以嚚爲南海郡尉又發諸嘗逋亡人及贅壻賈人共三十萬修築五嶺臺嶺始安臨賀揭陽桂陽更命史祿

屠睢

監鑿靈渠、深入、持久糧乏、越人奮擊大敗。賴龍川令趙屠睢音雖屯卒戍嶺而援嚚力舉睢能皇耶命其將樓舡之士。踰嶺南攻百越、置桂林象郡、睢知中國勞極、不久亂起、勸嚚上書求民間無夫之女三萬以為士卒補衣。皇與其半。有姓无解。是歲、彗星復見西方。羣臣請褒、制禁不得祀。戊子、皇重慮兆患、令恬築長城、為暗蔽、白臨洮至遼陽止、延袤萬里。南海進優人、名旃、身短、捷給、善戲謔、皇以為弄臣。天寒雨雪、皇置酒殿上、陛楯者皆沾濕。旃見而哀之。有頃、羣臣皆上壽呼萬歲。旃臨檻曰、陛楯郎。應曰、諾。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皇令其得半相代、

淳于越開罪甚於秦始

三月、復置酒咸陽宮、有博士淳于越進言封建之事皇下其議時李斯爲左丞相上書言迂儒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皇降制天下有藏書百家語者悉持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已丑使蒙恬開治直道作朝宮於渭南上林苑中議廣苑囿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宅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皇乃止先作前殿於阿房之基關中外計宮七百餘所盧生說曰臣聞溺富貴者不獲秉命爲造物所忌也故人主宜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乃聲色玩好也辟則眞人至人主

妙人

饒舌爲罪甚大

世事日已非相期就石谷

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願所居之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可得也始皇啓慕眞人自謂眞人而不稱朕尊盧生爲仙友凡所行幸有言其處者罪至死盧生本欲清淨息民反致中人遭戮心甚不安時侯公自北回言經女犿之山有鳥狀如翟五綵文名鸞鳥見則天下安寧皇亱仍々爲博士侯立心仁厚素與盧善乃相與議議同脅長淶之邵陵雲山隱焉上有七十二峯煉丹并飛是臺掃壇竹皆其遺跡皇聞盧侯亡去大怒曰朕尊賜之甚厚乃誹謗而去使案問諸生轉相告引皆坑殺之太子諫曰諸生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絕之臣恐天下不安皇怒使北監蒙恬軍庚寅四月熒惑守

心東郡有星隕地化爲石或夜刻其上曰始皇死而地分守尉申聞令盡殺石旁居民而燔其石皇意殊不樂使博士作遊仙眞人之詩令樂工隨路絃歌是秋有使者從關東來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曰爲吾遺鎬池君因言明年祖龍死問其故置璧於地恍惚不見使者奉璧具聞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九年南渡湘江所沉之璧也皇驚疑令太史卜之卦得遊徙為吉乃遷河北榆中三萬家以應之時蜀郡守臣與告連年江水為患皇下議治法涉正曰臣舉巴東李冰得其仙祖八百遺術能驅馳

不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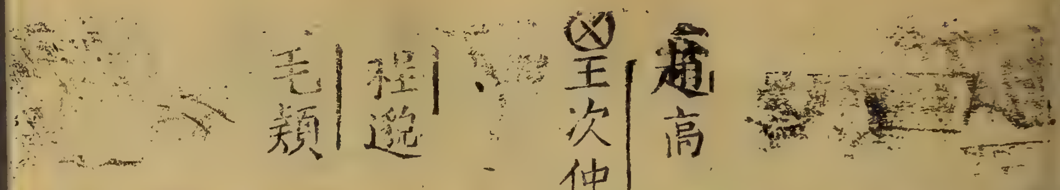
亦是譁話

江南伯

范夫

孟姜

雲龍皇召爲郡守冰至蜀聞水神稱江南伯冰即鑿山導江江神怒化大牛出沒水上冰操刀入水鬬殺之提牛首而出因立五石犀於水旁厭之誓曰淺毋至足深毋至有由是水患息（誓水犀）在彭縣復鑿離堆避沬水之害跳二水以灌田蜀人賴之未幾病卒皇哀之立祠於蜀（後追加司空相國）時役天下民夫以築長城日暴夜露僵屍枕籍有齊人范姓者役死於右北平其妻孟姜尋夫至此聞已死哭之哀慟城為之崩乃抱范骸骨自沉於水（山海衛長城北石上有婦人跡）築至武周城將成而崩者數次忽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異之因其跡以築乃不崩遂名馬邑後至遼東濱海更令入海數里以



舟燕生鐵沉海作基第土爲城是秋長城工畢具表告始皇閱表驚異遍示羣臣曰丞相斯之書方圓妙絶若言銀倚物今此書如鷲波往來巨石前却何造神境若是內侍趙高亦善書見而歎服皇遣使徵召其人姓土名仲字次仲居上谷郡版泉直北之大夏山中（大夏小夏二山相連）年如弱冠以世之篆文難以迭就變其文自成一體人罕得見燕人程邈師事之畧得其傳恬慕仲名徒步往謁邀至軍中記録邈以文牘繁多因减小篆佐用聞中山毛穎精造良筆訪載以歸穎造蒼毫之筆以贈邈特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初散亂不就怒投壍塹中越宿出之乃成（楚曰聿吳曰不律燕口弗）

侶曰筆秦滅前代之美故恬得稱聿曰書成字不律筆如刀

秦始初不好道而妄欲求仙皆知所以非之矣比於後之後談修鍊而念念貪痴者其當亦無異然或有因其言而專心求道者則甚似始皇所遣之四人遂一俱能有造也。

次仲既爲應元親筆所作之書宜云雷篆邈師之而隷書傳世以邈爲李斯之徒寃哉、

南海索去萬五千女而進一短優報之其言大能悟主酬酢庶爲相抵

○○○顯道術渉正搖山　○○○發孔陵秦始逞暴
聞召仲欲隱去括浼使者覆言不欲就召皇命檻車徵之
詔使至山川謂曰秦始何人敢肆無禮予乃應元眞君之
弟今高飛去矣遂化一大鳥娘翼飛起使者驚拜曰無以
復命亦恐見殺惟神人憫之鳥非徊空中故落三翮於山
下望東南而去使者得隋翮以進皇聞其変化頗有悔心
各其山曰大翮立祠祀之恬送程邈至咸陽將爲徒隷皇
偶令作書與仲類似拜爲侍郎命作尚方大篆宸幸特甚
曰隷畫又曰八分　李斯忌其才欲暗謀之忽失其所在恬薦毛穎
於朝封諸管城號中書君皇論長城功命恬還鎮土郡扶

蘇仍令監兵皇謂西北既定復欲出巡東南涉正笑曰陛下欲絕王氣誠恐眞命既生終不可獲所謂王者不死也（偏處說妙）○夫天之雲氣皆從山川中出蓋靈秀之區其氣王萃蘊既久則生其人凡王氣所在餘及四旁附生英俊為王者之用豈淺見所能窺測皇曰若何而可正曰斷木者伐其根治病者究其本須鑿斷山川脈理（引他出門好取開山）疏泄其氣則王者不出出必無成矣皇命再巡豐沛正曰臣少事墨子從遊二可餘年熟知山川根源常觀察王氣遍於東南豈特豐沛邵辛卯十月命李斯從駕右丞相馮去疾居守少子胡亥請從東陵侯邵平亦請侍行省諸博七皆從癸亥日啟行正

曰聞陛下有開山圖帶以開鑿甚便皇然之出函谷關經
三川南陽十一月至南郡雲夢藪荊州大澤皇曰前經湘山祠
湼怒伐樹焚山致結湘君之怨不受沉璧常思虞舜古賢
帝也封我伯翳脩脩太牢望九是以祀復浮江東下至九
江古舒國觀狼籍柯盧之地欲登北岸直上先從場沛鑿
起見一大湖橫亙於前問土人對曰此地古巢伯国近日
江水暴漲水退一巨魚不得去衆皆割食獨一姥好善不
食遇老人告曰此魚吾子也不幸罹此汝不食其函吾故
報汝但看衆門石龜目赤此城當陷汝須速避言訖不見
姥日往視之知者竊笑有稚子戲以朱塗龜目姥見而急

登孤山顧巢城巳陷為湖周圍四百餘里更連白湖即名巢湖土人因瀕湖而居名為居巢邑曰鑿山必按圖開報周全真主非妄意毀掘千觸砂靈宅窟以取災处

開淮泗每多蛟龍出沒恐驚聖駕況東南王氣鍾於金陵不若先往彼處始皇亦畏龍神威靈遂不敢北行浮江至朝郡界盤過鳩兹邑口渡江渚登陸歇馬金陵令鑄金人高一丈瘞於崗下百姓以穀粟飼馬因改金陵為秣陵率羣臣登方山眺望正曰此山天然印璽天子之宝當䟽淮水以斷脉皇令朱衣三千人鑿之其所引之水曰秦淮皇至句曲三峰登小峰之北垂而望喟然歎曰山水之良古今長在人則不能

然也名其山曰良長渡練瀆納長由諸水七十二流注於海由雲陽曲阿
以至谷陽涉正言其地有王氣皇飛召三千赭衣之徒鑿其時
因服鑿京峴山爲長坑、漢名其地曰丹徒、十二月復南至
皆博其南置郡曰身陽
荆溪陽羨延陵無錫正月至古吳國都時置爲會稽郡治
東漢徙治山陰、吳中子弟聚觀如堵、始皇聞闔閭以魚腸劍殉葬
海湧峰欲發冢取之不知何所乃出閶山圖詳觀知穴在
西北隅懸圖石壁令照開鑿深未數丈、泉水湧出後名劍池呼
軍士沒水探測皆未及底而起募善泅者柳枝入水摸索
良久偶動機括忽墓門大啟無數利刃飛躍而上崖畔之
人傷損極多可怪利刃如蛇入穴仍歸泉底閉山圖割斷
完涉正心事

絨繩墜下不見抑枝左股遷蕩逾日即死始皇留會稽七日東行經古婁子国指西鹿城一山曰此山絕似二侍郎乘以入海之石山、馬勒登南武城南山望海城、松江轉西至細林山後名神山登之見衆山環帆歎曰法寶盡失逢此勝地惜不能博一奇覩正曰臣受罷予拂袖搖山之法爲陛下一試可乎皇大喜促令爲之正約退諸人舉袖一揮起陣清風頃刻羣山皆舞惟一山據九峰之首延頸舒翼宛若凤翥皇拍掌稱奇忽劈風捲雨大至從者急扶下山正曰柏傳大横山有洞下通澱湖每風雨之夕有白龍出入今振動之或驚而出走也皇欲傳搖山法正曰是不難亥臣之

烏氏
程氏

衣俾能也。皇視其衣以示地膸饋非地不堪辭曰、待卿之神法實如在矣、遂離婁東復至禦兒地府、嘉興夜見一星如火正曰熒惑星現則有火災令鑿一湖制之、名天星湖。復東遊至長水塘有童子謠曰

水水水流入市、水市出天子。

皇急令拘來、已無蹤影。正詭曰、五百年後之事、非驗於今時、陛下且乘舟以應之、再赦死囚十萬徙居於此、厭汚其地。涉王之功、大矣、皇令出重囚赦流於此築城以居、表以惡名曰由拳。駕舟過當湖市改曰平湖、至海塩就陸登山以望海、名秦駐山、聞菰城有烏氏居上若村、程氏居下若村善釀、遣人取嘗果美、因以烏

程名其地更由水道至石䲔山艤舟上岸步至錢唐望海
羣峰環列天目在望令李斯作篆刻石以紀事功遂臨浙
江源發歙縣曲析而東入海故名循水波洶惡轉西從上流峽中而渡至
山陰道上會稽委宛祭大禹之廟立石頌秦功德登高望
於南海東至剡山見山石稍異即令鑿之由上虞餘姚四
明山入句章越甬東地登大蓬山上產香桌又名香山四望海天無際是
欲自此入海以達蓬萊後名達蓬命造巨艦數隻相連釘就備
應用之物同侍臣入海未幾遠見三峰如蕞至近百花盛
開綺麗奪目疑即三神仙島忽濤聲如雷一派桂矻立水
洲於旁忙令停舟候望狂颶大吼三日不止令水手沿海
如此方令心死

南行數日至東南極處晚舟從連江入港至九龍山上居
復令鑿斷此山水中得蘆一莖長數丈斷之有血因名山
峽曰荻蘆四月皇偶染寒疾乃撐駕小舟從內江還過越
吳五月下旬行及廣陵邵平來歸老皇乞之平還家教宗
姓子弟徧種荷蕖芙於湖蕩花時以資遊賞更有藕茄遨嬉
遊賞之利後復遊青門秦人猶有識爲故侯者六月皇病少差循岸登陸置
郵於邢溝。高郵有秦郵亭至淮陰傍海北上抵瑯琊皇夢與東海
龍神交戰見其威力峻發方欲走避一赤龍自天而降并
已與龍並食之犬驚而醒召博士問之曰水神不可見以
大魚蛟龍爲候陛下禱祠甚謹而有此凶夢當除去惡神胡說

黃公

知否酒能壞事

善神自可致也皇信之乃令知水者入海補魚常自持連弩候其出而射之直至之罘見一巨魚親射殺之時海濱有白虎猖狂晝現傷人行者爲阻聞東海黃公少時能乘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雨坐成山河及其飲酒過度氣力羸憊不能行其術皇強使驅虎黃公以赤刀厭之竟爲虎嚙去虎不復見皇至曲阜觀孔子之宅謂臣下曰仲尼大聖顏曾閔冉皆祔葬於近必有文籍藏於其中今先發孔墓内有石刻其文曰

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履我床顛倒我衣裳行至沙丘而亡

皇大驚怒求其棺不得欲盡掘去諸冢涉正曰孔子雖聖豈能預知未來此必有神焉願勿與朽骨爲仇也皇自覺神魂魄奪遂不復掘渡河西至平原津病復發正不願西回乃告去皇留之正曰暫欲遊醫無慮山再與陛下作會願勿事遠遊致使水少土高之患皇詳問正不答而去皇病卧車中一路惡聞死字七月至鉅鹿病益甚駐蹕平臺之中紲所知病不起爲璽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丙寅日遂崩年五十在位三十七年其地蓋趙之沙丘宮李斯與趙高合謀秘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至咸陽詐稱受遺詔立胡亥發喪襲位爲二世皇帝更爲始皇手書賜扶蘇死扶

[illegible]是刺切
頗諭身

蘇遂自殺。蒙恬上書辯冤，二世數恬兄弟誹謗，皆賜死。恬與毅吞藥而亡。九月，葬始皇於驪山。壬辰十月，二世元年，時年二十一。以斯為首相，高為郎中令。冬十二月，二世傳旨東巡，斯從駕至碣石，傍海南至會稽。春正月，北至遼東，望海留三日，西還，經胙城，廢衛君角為庶人，文武康便之祀絕。二世還咸陽，欲以漆塗其城，以壯威稱貴。群臣將從，優旃曰：善。臣將請之。雖（諷諫）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可上，即欲就之。漆亦易為，但（妙人）難為蔭室耳。二世大笑而止。不二月，旃忽夢黃衣使者曰：奉須彌大演仙官令，召子助教諸優，供元若暇時行樂也。越旦，旃遂卒，葬於白水。其後

武臣
張耳
陳餘
沛令
期生

發諸家君淮
旃家中無居

二世欲肆志爲樂趙高勸盡除故臣復作阿房宮秋七月發閭左之徒往戍漁陽陽城陳勝字涉夏陽吳廣字叔爲屯長押戍卒會大雨失期乃會徒屬謀反入據陳父老立涉爲陳王山東郡縣爭殺守令以應合從西向涉以黃爲都尉武臣爲將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徇趙地武臣自立爲趙王沛縣令聞涉爲王欲起兵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請召諸逃亡令樊噲往召劉季季遊咸陽已遇客曰期生熟視曰時可矣季謝曰聖人當起東南聞且待之流令悔而不納城中共殺令開門迎季爲沛公時年四十八祠黃帝祭蚩尤旗幟尚赤會稽守殷通亦欲應涉使項

卒項梁 ○田儋 ○韓廣 十周市 ○魏咎 卒周章 ○章邯 ○司馬欣 ○董翳 ○趙歇 ○莊賈 英布

梁爲將梁使兄子羽斬通佩其印綬羽爲裨將年二十四秋人
田儋故齊族自立爲齊王齊武臣使韓廣北畧燕地廣自爲燕
王大梁周市立公子咎爲魏王癸巳十月陳涉遣周章將
兵西至戲水二世使少府章邯擊破陳軍二世益遣長史
司馬欣董翳佐邯擊盜趙將襲殺武臣耳餘求趙後立歇
爲王司馬欣擊敗陳勝其御莊賈殺勝初陳王知東陵侯
名重浼鎮廣陵涉敗死邵平欲保障其地乃至吳矯陳王
命拜項梁爲楚上柱國說以撫定西北梁以八千人渡江
而西蓼人英布皋陶之後少有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
布欣然曰幾是乎因曰黥布一日改姓黥以前嘗之亡之江中爲盜聞梁

范增
南公
楚懷心
韓成
魏豹
田市
李由
宋義

渡淮引衆歸之居巢人范增鑫之後年七十好奇計聞楚有老人曰南公識興廢之數著書十三篇增往問秦氣數公曰楚雖三戶亡秦者必楚也增退居髑髏北山之陽項兵西來增往說梁復立楚後得懷王之孫名心立之仍曰楚懷王梁自號武信君時張良隨沛公在梁處因說立韓成爲韓王四月章邯大破齊魏之兵魏豹亡至楚令復徇魏地立爲魏王田市亦立爲齊王項梁擊破章邯又敗斬其三川守李由斯長子梁益輕秦宋義諫之弗聽二世悉發兵令王離統之敗楚於定陶梁戰死楚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乃遣沛公西行畧地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

楚之滅秦仍在渡三戶之九勝午好惡之報

次將往救趙甲午冬羽斬義沉舟破釜渡三戶津遇秦兵九戰皆大敗之虜王離楚兵復振二世深樻禁中政事決於趙高高忌李斯位重甲午冬夷斯三族高為中丞相改正月為端月章邯軍數敗二世責之邯恐乃與羽盟趙高每言關東盜無能為王是逼入恐被責弒二世於望夷宮

秦王嬰

立其兄子嬰為秦王嬰寢於齋宮夢有人長十丈鬚髮絕偉乘丹車駕朱馬謂嬰曰子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欲為暴者翼日乃起嬰既疑高稱病不行高自來請因執而刺之不入納諸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煮之亦七日不沸知其有術乃命浸於糞溷中超宿斬之族其家初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彭越

△酈食其

八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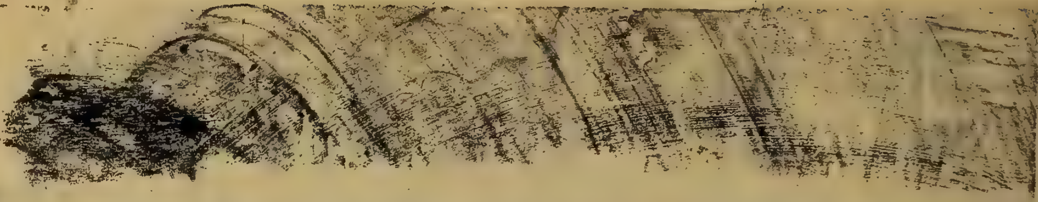
訃不肢遺

目高時獄吏見高懷一青九大如雀卵時有方士云高曾受吾師韓衆靈丹師嘗於琳国食玉華李其李五千年一熟取其核中仁修丹佩之冬日坐氷夏日卧爐及高受[illegible]棄屍於九逵之路咸見一青雀從屍中出直入雲際如[illegible]方士之言沛公北過彭城守臣彭越以其兵從西過高陽儒生酈食其入謁生少與巳一事韓衆一習醫藥生學遊說沛公用其策下陳留攻潁川因張良之力畧定韓地所過禁毋鹵掠進攻武關乙未冬沛公至壩上子嬰奉璽符降蕭何收相国圖籍得菱花鏡於宮中照人五臟皆見邪心者則膽張心動若屈軼之指佞如靈犀之燭邪

涉王雖受安期之託欲取開山圖然寂無表見則庸矣故特於細林一顯其術去後可免秦人之議

秦始至發孔陵罪惡已盈而李斯曾無片言諫阻其心特以焚書爲未足也。眞爲可恨吾故曰秦始之惡皆斯之惡

韓衆授丹於趙高正欲點化凶人使歸善道。故止以不焚不溺示之無如其終不悔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服食脫化之道凶人亦安所得聞哉。



居吳芮龐英番識　○訪浮丘楚王受時
張良請觀故失手墜地碎焉公色變良徐曰人主能正其
○諭心天下之心皆正鏡安所用哉公乃喜良復勸封府庫還
軍霸上沛公召諸父老約法三章悉除苛禁吏民安堵有
解生說守函關無納諸侯軍項羽既定河北自稱項王尊
范增為亞父西至函關不得入羽怒攻破之沛公至鴻門
謝罪羽乃屠咸陽殺子嬰至驪山掘始皇冢獲珍寶無算
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熄羽陽尊懷王為義帝不用其命自
為西楚霸王都彭城封增為歷陽侯封沛公為漢王都南
鄭三分關中王秦降將塞漢出路徙魏豹都平陽徙趙王

共敖 吳芮 臧荼 梅鋗 鄱 安 扶嘉 田榮

歇王代立趙相張耳爲常山王黥布爲九江王共敖爲臨
江王鄱君吳芮爲衡山王以燕將臧荼爲燕王番將梅鋗
功多封十萬戶侯徙田市爲膠東王立齊將田都爲齊王
又立故齊王建孫安爲濟北王諸侯各就封國漢王以蕭
何爲丞相遣張良歸韓聞韓王被羽所殺復歸漢中初淮
陰韓信數以策干項羽不用因歸漢復欲去蕭何獨追還
勸王設壇具禮拜爲大將工開朐腮雲陽萬縣人名嘉母於湯
溪水側感龍生嘉無父故無姓長有神智占人吉凶每多
奇中遣使召見嘉即勸定三秦王喜其言與信合賜姓扶
氏謂能扶翊也拜爲廷尉時田榮殺田都田市自爲齊王授彭

平 陳平

石 鄭昌

十 田橫

口 田廣

十 董公

將軍印令取梁地陳餘亦說齊合謀擊破張耳迎王歇於代餘爲代王耳亡歸漢沛人王陵楚都尉陳平亦歸漢八月王用韓信計明修棧道襲敗雍王於陳倉漢王東至咸陽遣王陵出武關迎太公呂氏於沛項王命鄭昌爲韓王以拒漢丙申十月韓信略地關東擊走鄭昌張良恐楚來攻關中以齊梁反書遺之羽徙逐義帝於郴縣長沙陰令黥布論共敖吳芮弑帝於江中及援良遺書遂北擊齊田榮敗死榮弟橫立兄子廣爲齊王是年二月漢王更立社稷從臨晉渡河魏王豹以兵從下河内至洛陽新城有三老董公（秦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有三老掌教化者也）遮道而說爲義帝復

子盈 長女 夏侯嬰 審食其 呂澤 隨何 張敖

仇漢王遂爲義帝發喪遣使布告以魏豹爲上將率諸侯
兵東伐彭越歸漢因入彭城項王引精兵回戰大破漢軍
圍王三匝忽有大風(有神助)從西北起拔木發屋窈冥晝晦楚軍
大亂王得逝出道遇子盈長女夏侯嬰收載而行審食其
從太公呂氏間行遇楚軍取去王往從呂澤於碭郡張良
曰英布彭越皆可急使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王使隨何
往九江說布叛楚六月王趨還櫟陽立盈爲太子以長女
配張耳子敖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七一引水灌
廢丘章邯自殺秋八月王東征至滎陽諸軍皆會魏豹自
敗回平陽聞有相者許負稱唐舉之徒請至內室問曰先

薄氏

李左車

生嘗相韓信者予負曰然見夫人薄氏塋煌滿面拜賀曰
夫人他日當母儀天下（貴者自貴）豹喜而請相負令豹正坐細觀半
晌蹙額曰滯色維於中正日月欠明水火失位豹慍曰夫
人既貴寡人安不大貴令再相負曰百日內主兵敗家離
豹怒叱斬此狂夫夫人勸免乃遣使降楚截住河津丁酉
冬十月漢王遣韓信擊破安邑虜豹王見薄氏有色留之
韓信請兵北與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俱往
東下井陘道背水為陣斬陳餘擒趙王歇信募生致李左
車用其謀說燕臧荼歸附酈食其請王立六國後王令刻
印適張良至借箸籌其不可乃令銷印用陳平司捐金行

反間項王疑范增私漢增恚請歸疽發背死七月楚圍滎陽至急紀信請誑楚漢王乘間入關有儒生請見言在睢水與王有恩王不喜儒流苛而召見曰我楚人袁生也久事南山處女常從遊四方前歲四月訪友同吾師觀戰於惟水王被楚圍急吾師噓氣作風吹潰楚軍王得以脫王怪其誕漫應之曰然聽之於天也生曰性事無憑今欲為君謀之可乎王改容求教生曰願王出武關羽必南走以應王宜堅壁勿戰俟韓作定趙連燕齊吞有之王復走成皐則楚倦多而力分破之必矣王不以為然袁長嘯而去張良自外至王語之良頓足曰袁其善謀者哉此正勝楚

蒯徹

武涉

虞姬

之要策也使人四出追之不知所在於是從其計而行項王求戰不得韓信引兵東伐聞酈生已說下齊辯士蒯徹說信襲齊齊以酈賣己烹之項王使武涉說信連和三分鼎峙信不聽漢立張耳為趙王信請為假王以鎮齊蒯徹料漢必不容信復託為相以諷信謝徹遂佯狂為巫彭越數刧楚糧漢知其食盡兵罷說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氏項羽東歸張良說王追之王許韓彭以破楚分地齊梁九江兵會於垓下（在靈壁）己亥十月擊羽大敗羽夜聞皆楚歌乃起飲帳中悲歌泣下虞姬泣而和之遂乞劍自刎（今有花名虞美人即其血沾地而生）羽潰圍南馳一日九戰無能近之者（後名山言九里）

烏騅　西楚七　漢高祖　魯元

亦曰九頭欲東渡烏江有亭長檥舟而待羽歎曰騎此烏騅五歲所向無敵今以賜公下騎授纆騅忽躍入江中復回顧悲斯分波踴浪而去異獸羽棄矛於江持短兵接戰遂自刎而死可憐年三十二楚地悉平王以魯公禮葬羽項氏枝屬皆賜姓劉共請王為皇帝建壇於汜水之陽二月甲午即位以十月為歲首用黃屋左纛帝曰齊王信習楚風俗可徙為楚王彭越為梁王徙吳芮為長沙王封梅鋗於臺嶺為臺侯英布臧荼皆如故張耳已薨子敖為趙王尚帝長女元制曰公主儀比諸侯食邑於魯曰魯元共敖已死其子驩仍為臨江王帝都洛陽號關中曰渭南亦曰內五月諸侯王皆罷兵歸國楚

胯少年
張芒
麗英

王信歸淮陰故里、賻漂母門報以千金、母卒為立墓於石已毋冢相對
向胯我少年為中尉、長沙王吳芮至臨、湘間章貢間一山
有十二峰、上多奇石、中有寧都縣人張姓名芒字金華、初
產一女、自呼曰我名麗英、生稟瑞相、面有奇光、常對白銳
扇如鑑、年十五獨居修道、性愛種蓮、九洲鎮之盤古山四
面石壁中有一池、麗英植蓮於中、四時產瑞蓮不竭、常跨
異獸入市、或六足或八足、性極馴良、市人敬之如神、有時
携童男四五人入山、遺以蓮子、滿袖呼異獸負出、芮悅其
神術、欲聘為小君、以起異圖、遣使通其意、英許之、乃升山
之高處、紿之曰、山有石室、中通洞天、若能鑒之、當相見也、

對使躍入石間使者還報芮發兵衆親督攻鑿既通山半見英仰臥披髮覆石鼓之下咸謂之死芮使人審視忽見紫雲欝起載英昇至半空俯揖芮曰汝殺義帝又叛項王乃弑逆惡人吾爲金星之精降治此山修靜豈與禽獸爲類哉原回桐柏去也芮羞怒令强弩射之矢鏃至其身皆折或化灰燼飛去芮始駭跪而謝罪英曰汝與共敖同弑義帝敖爲柱國將旋其家以報汝爲番君論罪稍輕不悛取戾非小言訖冉冉墜下石穴不見芮蹤共祈臥處石上有詩曰

石鼓石鼓悲哉下上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

劉賈

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主威不可奪余志有鸞有鳳自濤自舞凌雲歷漢遠絶塵羅世人之子其知我何暫來斯會遄往即耶父兮母兮無懷我懷

蒳大驚此寳天台王君長女兒生張氏也後人因名爲金精山、時臨江共驩據城叛漢盧綰劉賈圍之乃求救於長沙蒳受此訓誡急拒絶之驩舉族出降因至洛陽盡殺之帝從婁敬勸入都關中燕臧荼反帝自將擊斬之以盧綰爲燕王帝至陳縣思起兵時喪母於小黃城陳留縣東北乃以梓宮往招皇妣幽魂安葬至澤濱有丹蛇長尺餘在水自浴灑尾濯入梓宮其浴處每遺髮鬢𩬊使者驚報帝於小黃主陵廟奉祀庚子六么

太上皇

昭靈太后

如秦始

追尊皇妣為昭靈太后尊太公為太上皇先張良隨帝送葬問王於穀城南穴地得黃石一片憶圯上老人之語悟曰聞古仙赤松子號黃石公應躍曾言之也良素多病行入關時導引不食常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遂入見帝謝病求去帝不許良請居東昏之白雲山靜養帝允之山有石洞幽深良辟穀煉氣於中是冬有告楚王信陳兵中入帝用陳平計偽遊雲夢縛歸封淮陰侯帝遊都城問秦之四時曰天有五帝何止於四遂立北畤祀黑帝因更櫟陽曰萬年城咸陽曰長安論功與諸臣剖符行封蕭何為酇侯食邑獨多曹參為平陽侯後改封使張良自擇齊三

哲人高蹈

建成

楚王交　齊生肥　劉終　韋孟　金馬　申公

萬户辭曰始與陛下會於留願封留邑足矣乃封為留侯
大封功臣二十餘人袁生策疲項羽為立生祠蕭公請為
義帝復仇封成侯又大封同姓以從兄賈為荆王嫡弟交
為楚王帝生八子亍肥最長王齊曹參為齊相同辛丑七
年帝立兄仲為代王封長兄子終為羮頡侯秋八月帝使
御史稽察諸侯王政治楚王交雅好文墨至国開彭城韋
孟有學聘為傳聞全椒金淪善易得鬼谷琴子傳魯高堂
生通禮記△濟南張生通尚書△皆厚幣聘至稱博生魯有儒
者申公穆生白生初與交朝夕遊詠及交王楚以三人為
中大夫待以優禮申公名培與交子郢同師穀梁首徒孫

穆生　白生　刘郢　毛萇

卿深通春秋三人屢欲薦賢資治白生曰臣於居巢遇一老翁自稱浮丘伯種芝子於山陽言千歲方生叩其學無所不曉但此人非可招致王即與三人步往長跪請教翁問所欲王求長生翁曰子少道骨毋問神仙面有秀氣三合講求於書詩禮樂足矣王曰慕之而不可得聞奈何翁曰我友毛公萇趙人也精詩學秦令焚書時私以古詩三百餘篇盡刻於居巢一山之陽石洞兩壁（毛公山）今無爲有擧之即得王再拜受教申公曰傳聞周靈王太子晉從浮丘伯遊嵩山仙去翁亦同號得無即是乎翁曰野老不諳古籍偶與前人相合何敢比類是夜留飲山庄浮丘言太王好

○蓋公
○毛翕公
○樂瑕公
○樂臣公

文有雅德其後子孫當主天下（宋帝劉袍是其後）王遂不敢當及論時務滴中藏否夜深宿於子堂王反側不寐廻思此翁有異天未明促三人起舉火再談從者掌燈至却露宿客栖之山王驚歎久之回国令人至山洞摹寫須行国中於是江淮文風大盛曹叅知齊俗强狡欲尚周以治春月齊民相起爲盜叅悔因尊賢求德以圖善俗膠西默厩鄉大珠山石室中一老人曰蓋公少從安期生遊琴高於須彌記得至一經以語安期安期教毛翕公翕公教樂瑕公瑕公教族子樂臣公臣公常念樂毅顯名諸侯終無所濟乃獨好黃老恬淡不往齊魯咸尊爲師範蓋公見齊人爭干

何效之速如此

世主而臣公獨居高隱徃授其教後又師河上大人得清淨妙旨。叅問其善治黄老厚幣聘之不至親至海濵謁見坐三日不語叅意不怠蓋公始問來意叅曰欲求治道公曰欲治國者務知和平之用。周法太弛政歸於列國秦法太虐國亡於二世皆不明寛猛相濟之義爲政如澄水然。毋擾之毋罷之擾之則難清罷之則民困故治道貴指靜。則民自寧一矣。叅拜辭歸国用其術以相齊三月盜賊忌居民安而齊大治御史歸報於帝言齊楚二国皆尊尚賢才。一爲政治第一一爲文學首推帝曰藩封得人而国治。朝廷可不求賢乎。是秋令各郡御史報舉無使懷才沉逸

（即清淨之旨）

内史 商洛之山有避秦四隱賢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年皆如八十餘鬚眉皤然自謂四皓云皆河内軹人或在牧野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玉山採芝爲食白水爲飲作歌曰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乃共深匿商洛地肺山（終南之南）有司具聞帝遣使以安車立纁往聘四皓不應使者敦請各招一鹿跨上轉山隈跑去使者回報帝曰萬乘之尊不能屈四布衣耶令使再往已

不知所之帝歎息終日旣而曰老狂奴虛名無實不足念也張良嘗稱淮陽應曜之賢帝雖慕之疑爲四皓一流不復徵召不有干城兵徒擔勸駕名

子芳爲風后再世則亡女亦呼吸可通噓氣爲風吹潰

楚軍漢王得免非異事也

楚王好文學即得諸賢輔翼而浮丘亦示以毛詩故學道者特不好耳如好則必有師友爲之講明至理斷無

有好而不得者

陳豨 貫高 戚夫人 趙王如意 代王恒

○○王太傅道逢二十 ○○○閩越王坐卯九仙

壬寅八年匈奴攻代代王仲逃歸帝廢仲爲郃陽侯以陳豨爲代相國北監趙代兵有告趙相貫高謀逆帝降張敖爲宣平侯以寵姬戚夫人之子如意爲趙王甲辰十年太上皇崩八月代相陳豨反帝往擊之乙巳十一年豨敗走帝封子恒爲代王薄夫人出都晉陽有告淮陰侯信與豨通謀呂后召蕭何謀紿信入縛斬之夷其三族是日天地昏晦帝還令捕蒯徹徹對以跖犬吠堯令釋之欲投以官徹曰乞以信首葬淮陰仍封楚王臣得守其墓足矣帝允其請徹夜謁蕭何曰丞相薦韓侯芟除六國功高伊呂乃聽細

蘇夫人

韓瀅

王希

人之言讖及子孫何雖於漢而報之若是慘耶何垂淚徹以情告曰韓夫人解氏生四子長子瀅素以師禮事我欲遠投匈奴以圖報復今匿於瑯琊山北何思瀅北去必為國患因曰夷狄不可親也南越趙佗何可作書暫寄彼處有歸朝之日書中假稱韋生徹領書與瀅特書南去徹初與安期生善深明術數知安期曾干項羽不能用其筴徹有論戰國之權變八十一首至楚謁羽見羽無成至漢遇信佐之信不納良言遂勸瀅先機避去至是居守墓旁歲時私祭夏五月梁太僕誣彭越謀反召至呂后遂夷其三族令醢其尸遍賜羣臣梁大夫欒布廝衰扶杖慟哭越

梁王恢
淮陽王友
灌嬰
淮南王長
吳王濞
只此可嘉
孔鮒

頭下帝怒欲烹之布言越之功畢請就烹帝釋之布乃伏
首還葬帝以梁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黜布食所賜肉
醢心動於池畔生之化形如小蟹旁生螯足因名彭越布遂舉
兵反東并荊王賈之地賈走死布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
丙午十月帝收布於會甀命灌嬰追之封子長為淮南王
還過沛以沛侯濞為吳王兄仲之子過曲阜進謁孔林以孔子
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人類不至滅絕者皆聖道維持之功
也命以太牢祀之秦始焚書孔子八世孫鮒聞悉收魯論
尚書諸經籍藏之壁中乃出所藏陳獻帝受之頒行天下
爵鮒為上博士灌嬰獲布於鄱陽斬之遂築城於南昌曰灌

周勃

燕王建

吳臣

呂釋之

嬰城江右祀嬰樊噲周勃斬陳豨於當城丁未有言燕王
曰城隍之神
盧綰通謀召之綰懼罷不至後亡入匈奴帝以子建爲燕
王帝集大臣刑白馬爲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惟長沙王吳臣以無過帝擊英布時中流矢至是病劇呂
存之從父芮之教也
后訪良醫聞恒山勵陽公治金瘡最良延至帝袒肩示之
勵陽曰毒深入骨然未透髓攻心猶可治也帝曰命乃在
天雖扁鵲何能爲賜金五十斤遣去公出辭后曰帝創過
月餘不治矣領金僑居長安將金廣置藥料修合膏散凡
從征將士受傷者就醫所愈萬人無隱痛瘢痍眞金瘡聖
醫也帝爲戚姬計欲立如意后恐使呂釋之劫張良畫計

致張子房非高祖之意

天下父歸之義

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商洛山有四顥淮陽一遺老臣嘗從之學禮帝嘗慕愛而不能致固請得侍太子上見之則太子重此一助也后使人奉太子手書卑辭安車往迎四顥初不欲行使者長跪哀請勉登車出山使至淮陽應曜不知去向時人語曰商山四顥不及淮陽一老四顥至太子郊迎以師禮見日與周旋談論帝置酒宮中太子侍宴四顥從徃帝見四人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怪問之四顥各言姓名帝驚曰吾求公等不至何事從吾兒遊乎四顥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太子仁孝故來從耳少頃四人隨太子出帝指示戚夫人曰彼四人爲輔羽翼成

矣張良初遊於都市見四五童戲於道一歌曰

着青裙上天門揖金母拜木公

良往拜曰敬聞命矣童忽不見人問之良曰吾師曾言世之昇仙者有九品昇天時先非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訖方得上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覲奉元始天尊耳適歌者必東王公之玉童也及蕭何下獄良竊歎曰良與淮陰酇侯帝嘗稱爲三傑今二人戮辱行及我矣謂妻孥曰四顥歸山吾欲追其蹤潛身遠害汝等俟我去久方可上聞知舉世無可傳素書之人仍以袖去所著赤霆經留世論地理之形勢長子辟彊善辭令良誡之曰能言不如會默善謀

張辟彊

神龍使人不見尾

張不疑

酈商

惠帝

并自害其子

張后

不如守拙遂飄然去從赤松子採[illegible]脂於宮[illegible]帝聞之泣下曰朕有留侯猶夜行有燭一[illegible]棄去朕何觀乎後良乃數報喪葬於外以絕衆念贈謚文成辟疆年八歲次子不疑五歲召入宮撫養夫人月給俸薪帝疾甚四月崩六十二歲幷為漢王共在位十二年廟號高祖呂后不發喪謀誅諸將酈商說以利害乃發喪大赦葬帝於長陵太子盈即位是為惠帝太后素怨戚夫人乃囚於永巷欲誅趙王召至帝知太后意自迎入宮寢食與俱。丁未元年太后得間鴆殺如意復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以瘖藥使居厠中召帝往觀人彘帝大哭驚而成病不復聽政遂荒於聲色戊申二年魯元公主尊為王太后蓋公主之長女

田何

位次尚

齊王襄

時年十二呂后許納爲制后帝聞淄川田何字子裝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幸其廬受易齊魯之士多師之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漢興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杜田生以易授弟子等終爲易者宗帝聞陳留圈公甚賢欲召爲司徒公預害人曰蕭相國上應昴宿將返元位予亦當易地也使者至已不在矣是秋蕭何薨召曹參爲丞相一遵何之約束庚戌四年參薨太后遵高帝遺命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九月築長安新城成辛亥五年諸侯上來新城朝賀齊王肥已薨諡悼惠有六子帝使張辟彊至齊立其長子襄爲齊王壬子六年秋帝崩在二十二歲

○呂產 ○呂祿 ○呂美人 ○少帝

暢極

太后使呂產呂祿將南北軍葬孝惠帝於安陵孝惠后無子太后陰察美人有娠(呂氏族女)幽於別宮臨月生子令抱入宮詐爲后子名就報呂美人產難死立子就爲帝是爲(少帝)癸丑元年帝方四月太后議立諸呂爲王王陵力爭拜陵爲帝太傅陵免相歸至陳留路有二士遮見陵停驂與語華裾者曰聞子能守白馬之盟得大臣之義故來一見衣素者大聲曰呂雉納甥女爲子婦亂人倫之道鴆趙王而慘殺其母害天性之恩誅戮功臣僭竊天位凶暴淫虐寵幸下臣眞天地之罪人漢家之梟獍也彼謂威權在手莫敢伎悟不知免鬼已隨其後矣陵大驚曰匹夫敢狂悖耶喝

左右擒之二人混入人叢不見唆去二人復出華裾是魏人張湛素衣是楚客朱英二人潛學閭中煉成隱形化物之術相邀出山先遊梁楚故地物是人非欲北遊趙代一路知呂氏所爲遇見王陵故向之發泄英詰湛且駐邯鄲自入長安視呂氏近事如何時太后臨朝作九鳳御珠冠下令募三寸珠英即摶土成珠詣闕上書稱會稽朱仲獻三寸珠九枚問珠何名出於何處仲曰産珠里在曲沃絳水名飛流珠（此隱語言非劉氏而王者必誅誅呂若在曲逆絳侯也）呂后賜以五百金會元聞之召仲至宣平府欲求其珠仲曰大珠已獻於太后會元愠曰以我不貴故不與耶仲曰若云公主之

貴當與當與但恐候不及耳今有先期小珠二十三枚奉上俟向濟濟得大者來獻因探囊出珠於盤中驚走不定曾元捉視之徑可五分嫌其色黃少澤仲曰飛流珠光芒而缺惜先期珠黃暈而得令曾元收之出七百金付仲囑以更覓極大者來復有厚贈仲曰來時不用奈何曾元曰決不使汝空返仲含笑而退曾元自得珠之日病始至三月下旬薨凡二十三日符先期之數太后封其子偃為魯王遂王諸呂乙卯秋明星現識者以為女主秉政陰竊陽權之徵丙辰四年少帝已五歲宮人或語其故帝曰皇后安能殺我母而攘我為子我壯當報之太后聞之即幽帝

於永巷將置於死陽言病甚左右莫能見四月朱仲來獻濟瀆珠有人報知孝惠后使中官來邀仲由永巷而過隱隱聞泣聲仲已知之至宮中呈三寸珠三枚后甚喜然意其太少仲曰臣有一珠圍及四寸眞稀世奇珍也后請出視仲曰臣客藏於邸中可令一中官同取后令内侍隨往至寓仲出四寸珠二謂中官曰願以一爲吾子壽中官曰君毋戲我仲曰有事浼子請以我語達之少帝少頃有人來抱教其禁聲勿駭中官面有難色然利其重寶遂允之引仲入宮中官潛報少帝孝惠后見此異珠大喜以十金酬其值

薛出至永巷口忽不見俄而監守者奔報

帝弘

任敦

少帝失去太后急令閉宮大索數日弗得出詔曰皇帝病久不愈當議更立五月立常山王義爲帝號弘名是秋聞南越反太后以絳侯勃爲太尉（秦官名）始皇初拜任囂爲南海尉囂善占天象能叶人謀領表家其德其子敦好神仙之事聞古有任光善釣遂逸出境外學釣東南海島中幾上常釣大魚入市賣之時號任公宁釣臺在進羅國後不罷白石島上知其所往二世時囂病將死召趙屠唯令行南海尉事尉屠即檄告諸關絕道聚兵自守及秦滅屠擊并旁郡自立爲南越王以屠名非佳改爲佗擴粱番禺城爲都有五人騎五色羊至因名五羊城葛由邀西治仙乘木羊來遊乙巳夏漢遣陸

陸賈　趙濟　王而有謚者武夫所為　日南味勤國　鮫人　閩越無諸

賈立佗為王與之剖符通使丙午歲韋生持蕭何書至佗詢是淮陰之子以長子濟之女妻之韋生諫盡力及呂后稱制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怒韋生乃建議稱帝於丁巳冬築臺於番禺二山之間即越帝位名其山為越秀赴越王臺址尊號為武帝韋生為相國設兵陽山關拒漢浮海先征日南味勤國之人常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鮫人之宮其人水居如魚不廢績織時出人家賣綃是曰鮫綃綃生絲繒也服之風寒外驅鮫人所泣之淚則成珠月滿則珠全月虧則珠闕海南人每得其淚珠至是請貢南越佗復結連閩越東甌和好西南夷莊氏後裔之秦置閩中郡封勾踐之

騶搖

後名無諸名搖者姓騶氏皆爲君長及諸侯叛秦二君歸吳芮滅秦項羽弗封至漢擊楚二君率衆佐漢高祖立無諸爲閩越王王東冶孝惠三年立搖爲東海王王東甌無諸就封故地都於平山巡遊烏石山爲此處秀甲閩中乃環山巔築臺高十餘層經營富麗峰臺有越王左右旗鼓二山相望爲全閩二絕後亙大鵬芙蓉二山北有雪峰山盤踞迤遠夏有積雪復建離宮於方山四面如石城中有山三四頭木多柑橘於丙辰歲九登臺設宴列大石几尊開山下在

何氏九弟

何氏九人莫測其由來煉丹於湖側召至問曰在我境內不圖取爵祿耶九人拱手曰兄弟宴罷須彌隨太極仙人

至此謂白巖山孤標秀異教我等使而勤修擇此九支山就石穴白甘泉爲丹物因大王築臺山頂移往湖邊自煉向得葛仙遺我綏山桃實以管以核沉播於附近山凹越數歲遂成桃林結實如奉六十年來頻以不餒王笑曰須彌乃天地中央豈世人所能至況子等年貌未滿三十五云周甲之外敢以亂言誑我不可容於同國矣九人曰須彌大地凡人固不能歷危險涉弱洋而至然我等欲往不過如士子之赴京請闕耳至於年歲已數不出從前甲子（是實話）以貌推年王失之矣且欲驅我山川亦隨而去也無諸撫掌曰子言已甚教爾小試於筵前九人曰各獻其術溥笑

一人手招案前金鐘飛墮於湖（峯之四南有鐘湖每風雨晦暝湖中隱隱墮鐘聲）
一人旁指一山上開入石芙蓮花（九日山有一人飛巖逆花峰）
前梢石憑空作篆書畢復下（有仙篆石）一人呵氣成風吹亂石
於空中作燕舞良久擲入山洞（有燕子洞）一人拍長松令起化
爲金蟒直奔筵前無諸踉蹌躲避一人大喝金蟒速退蟒
掰入山穴卻折竹枝坐高峰釣之從穴中釣出牽向舊處
仍復爲松（有金蟒大）一人曰既言能移山敎一山先去次第移
盡舉神一揮西首一山拔地而起轗轗向東而走飛向臨
海郡去亦（山基成湖曰西明）項藉拔山言小勇薄延驅石顯微能
韓侯本念不肯負漢後爲蒯徹浸潤未免動心至被誅

夷而僅赦其一丁奚能補過。然漢高之殺。恐無刻忘情於信者也、雖無徹之搖惑信亦終不能免徹固深知漢高之心矣

漢廷諸人、皆功名中人也故逮於戮辱。惟子房不繫於功名富貴漢高呂雉亦無如之何矣

張朱二仙細數呂氏之罪甚為痛快得無史家聊寄不平之鳴乎

九仙自須彌會後隨。何侯遊歷東南至此表其身成意者須彌大地藥物解火。故特向此神州赤縣求之乎則九支山之石穴白甘泉學者所當詳究也

周竈

○○羨門十方授緯終。○一太倉公難逢陽勵

無諸恐果移盡高叫曰已知仙丈神術矣一人大笑曰待還汝一山向北招曰快來遠見一山自會稽飛至有飛來山一人口所煉大丹已成當歸方諸復命向湖中呼魚有九尾赤鯉躍出各跨其一謝別飛昇而去後名為九鯉湖山為九仙山置縣曰仙遊無諸及羣僚驚呼跪拜半空擲下釣蟒竹竿令收內藏對山建一麟霄臺以記其事立廟於湖上歲時祭祀相沿大比之年郡中士子虔宿祈夢奇驗異常名人題詠極多如蟠桃塢春月紅滿湖洲勝跡尚存無諸自此頗事神仙南越來約反漢明歲趙佗稱帝無諸遣使通漢高后遣周竈擊南越會暑濕士卒大疫和持歲餘令罷兵歸大

后强以諸呂之女授諸王為妃趙王友弗愛呂女太后怒
庚申正月召趙王置於邸絕食餓死幽謚徙梁王恢為趙王
徙呂產為梁王是秋趙王恢燕王建俱薨太后陰使人殺
其子以呂祿為趙王呂通為燕王貴四三月呂后禊祀以
除不祥還過軹道見有物如蒼犬撠觸后腋下遂病太史
下之云母子受慘刑而死者為祟后疑如意戚姬為作姦
事祈禳腋痛不止晝夜呻吟秋七月崩遺詔產為相國祿
惡報
女為帝后是時諸后擅權欲為亂齊王襄發兵西誅諸呂
呂產遣灌嬰擊齊嬰與齊連和丞相平與太尉勃深相之
納平德酈寄往紿古祿使以兵屬勃勃將北軍命劉章入

以孝治天下
宋昌
以蘇唐

殺産祿及諸呂無少長皆誅諸大臣相與謀曰代王作長仁孝太后素謹良宜承大位遂往迎代王恒高帝第三子薄后夢黄龍據腹而生八歲封代九歲帝崩出歸國王奉養惟謹母疾三年王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以達仁孝聞於天下大臣迎立王未決中尉宋昌義之勸速往王聞太行隱者蘇唐善卜聘之使卜唐以荊灼龜兆得正大而横其繇曰

大横庚庚音亢余爲天王夏啟以光

唐曰龜之文理横行無思不服庚者更也更諸侯而即帝位也天王天子也五帝禪賢夏啟始傳父位王常襲父迹

竇后　文帝

炭飲爲有光矣王乘傳謂長安太尉勃上皇符帝弘被鐵於邸代王即位是爲孝文皇帝宋昌鎮撫南北軍大赦天下大酺五白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得會聚飲樂壬戌元年十月徙隸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右丞相灌嬰爲太尉諸大臣賜爵有表二年立子啓爲皇太子立竇氏爲后四月封代來功臣官皆九卿太常光祿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大宗政大司農少府廷尉扶嘉賜食邑朐腮蘇唐聞嘉生有異徵亦善古侯遂結爲知己於前冬見一人祖裼行歌於道昏不色放饋盧不起粟因邀飲問之其人曰我韓終也姓皇遣求羨門高誓毛闐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實大如棗羣仙以之爲餌我亦採食故得後天不

大德

吳公

老回遇羨門子於濟陽，欲强之行。羨曰：始皇不久北去，子入南海訪慈航大士，乃出囊中九節菖蒲，教我種而食之。二十年來遍體生毛，覺陽氣沖和，雖遇隆冬袒露不寒，重裘不躁。又師中嶽宋君玄德，服我以璽飛六甲，始得遠行。因字偉遠，復東九疑眞人善步之術，更能復空飛走。吾將南去，二君侁伴否。唐欣然，嘉亦棄妻子隨去。帝閒河南守吳公治平第一，召爲廷尉。每患南越未服，爲佗置守家人於眞定，遣陸賈再使以通和好。佗稱帝三年，韋生病卒，五子皆勿適。賈至，說以歸漢，佗載賈至合浦盤石山遊宴，復遨海山樓眺望，築子城於郡西留駐，號大夫城，日設宴歡

韓晦

南越趙胡

待席間以韋生事言之賈曰淮陰首功幸有子孫在此歸即奏聞佗召韋氏五子出見賈辭歸佗稱臣貢去宜百種令韋生長子晦爲使囑其留仕所贈賈功實一無所受壽人益重漢使棄朝漢臺明年趙佗殂世子濟卒濟子朝能位賈旣朝以韋晦奏聞帝召見撫慰仍封淮陰侯復韓姓陳所獻於廷有物如樹高數尺而赤帝不識晦曰此名少樹實號珊瑚似王而紅潤產海底盤石上一歲黃三歲赤。海人先作鐵網佈沉水底伺其貫中生長絞網出之失時不取則腐在海直而軟見日則曲堅命植於殿側晦至桂塋祭奠訪求蒯徹已不知所之帝以張不疑嗣爲留侯以

趙王遂

河間王辟彊

代王武

太原王參

梁王揖

張釋之

王生

賈誼

辟彊嘗阿高后也周勃謝病免歸陳平專相癸亥二年冬
平卒復相勃三月封趙幽王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為
河間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甲子三年
周勃免歸以灌嬰為丞相廷尉吳公卒以張釋之為廷尉
有王生者善黃老言而不出諸口見釋之謂曰為我結襪
釋之跪而結之咸以為怪生曰廷尉方今名臣余故使以
重之諸生賢王而重張釋之彈核不避權貴拜為中大夫
乙丑四年絳侯勃卒謚敬侯帝好黃老術未得其旨聞膠
西蓋公自號東平先生善治其言遣使徃召已偕王生去
矣長沙王太傅賈誼入朝帝召問於宣室也齊居 與談鬼神

司馬季主　宋忠　鮑叔陽　劉京

之事至夜半而罷帝、歎不及、拜為梁太傅誼擧東市卜者有道召之。已他往是即范增之師楚南公攺稱司馬季主遊於長安、與弟子賣卜東市論陰陽之紀宋忠賈誼過之驚異曰竊觀於世未有如先生者、何居之卑耶季生大笑曰騏驥不與罷驢為駟。鳳凰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寧處卑以避衆公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二子爽然自失、既別去季主遂遊邯鄲遇昔趙王張耳之臣鮑叔陽乃廣寗人、少好養生常服桂屑凡有道術之士、即留於家奉養、邀季主師弟入座先有客數十人、中惟張君朱仲劉京有異季主深相契重未幾張朱劉別

事亦奇

伏勝

晁錯

去約以來東南相會其後季主居叔陽家日久教叔陽棄家同訪三人而去丙寅五年淮南王長謀反約閩越匈奴同舉可如六年事覺帝廢長為庶人處於蜀長道病而死帝以其四子為列侯庚午九年太僕夏侯嬰卒謚文侯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忽踣地悲鳴掘之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二千年見白石許嗟滕公居此室遂葬於此在三輔飲馬橋東大道之南俗謂馬家辛未十年帝聞秦時博士伏勝字子賤專治尚書遣使至濟南求之勝老不能行使其徒晁錯往受之勝口訥令幼女傳言授錯即今文尚書錯善申韓之學得幸於太子號智囊帝慈惠愛人謂錯峭直刻深

淳于意　緹縈　陽慶　[illegible]　太倉　[illegible]

故不重任、甲戌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逮繫獄意
有五女臨行隨而泣意怒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少
女緹縈暗傷父言隨至長安上書請身為官婢以贖父刑
帝憐之赦其父子之罪於是詔除肉刑者三（黥面劓鼻剕左右趾）淳
于意偕女返齊路遇醫師陽慶曰公之得生果在子乎意
拜謝其言之驗慶臨行更以一書授意曰子可代我而行
遂別去意乃臨淄之安丘人政尚簡易治稱神明民皆呼
曰太倉公少喜醫術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自言字勵
使意盡去其故方云已年老無子有禁方當悉授子且曰
以公廉平[illegible]未艾數當坐法刑死賴所生者生之意領

張相如

張蒼

公孫臣

其書不復記其言及是始知有定數至齊披圖所授皆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生死多奇中齊官輩家隱於雲門山療人疾苦其後檢得一種子方遂合服之五妻連生二十七子餘藥施於四方之無子者使宗祀不絕○乙亥秋丞相張相如薨以北平侯張蒼為丞相秦時為柱下史頗知易理高帝令定歲日章程及為相欲較明律曆慕致深通易理者魯人公孫臣頗公之後少從申公遊習鄒衍德運之學上書陳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易方今土德王時應有黃龍現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帝命與丞相議之蒼曰推今水德始明何

公新垣平

淮南王安

衡山王勃

廬江王賜

應土德丙子春隴西守奏有黃龍現於成紀帝召公孫臣美之曰果如卿言乃以爲博士使申明土德之事改成紀爲天水郡趙人新垣平以望氣方術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彩前祀五帝中黃帝二而無赤帝如五帝並修則玉英現帝遂立五帝廟於渭陽汾陰易一黃帝爲赤帝丁丑夏帝親祀渭陽五帝廟以垣平爲上大夫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議巡狩封禪事淮南王長二子來朝帝以安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戊寅夏新垣平言於帝曰闕下有寶玉氣令伺之果有獻玉杯者旁刻曰人主延壽帝傳示羣臣賜平金百斤平又言候日當再

平命天官候視奏云日已過午西反復退度中天頭之而
西帝大悅詔以十七年更為元年是為後元改元之始是秋坦
平復言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當出於泗水帝命治廟汾
陰以祀鼎令發卒入水求之果於汾水得一鼎重式如故
公孫臣察其文獨指為偽言夏鼎作鐘鼎篆以記今汾陰
鼎篆與玉杯篆同帝以杯證之果同令誅平並重臣之識
張蒼自知不及乞歸故里蒼年老無齒置乳妻十數人每
食盡飽妾以百數曾孕者不復幸。生子衆多年八十餘尚
居相位耳目精神過於年少年百餘歲而卒蒼父長五尺生蒼八尺餘
肥白如瓠為侯丞相蒼子康亦長八尺
得代為侯孫蒯長六尺餘坐法失侯帝以淮陽守中屠

丞申屠嘉
○衛平
○呼子先

嘉為相後二年夏帝患脾泄久不愈命求卜者有沛人衛
平少從高帝起義官拜都尉年近八旬矯健若壯奏云東
闕下有卜師呼子先字辽老漢中人壽百餘歲嘗云隨恒
山偃公學卜能斷人休咎與臣善可使卜之帝召至命太
子暗祝其事令卜於殿布子先捧龜端視曰鄉兆相生帝（引出劉京）
病無咎但得宗姓一人治之立愈帝問劉氏諸侯王曾有
學軒岐術者否趙王遂言邯山有醫士劉京常入城療病
輒愈復能為人祭天延算言與帝室有親帝命輕車往召（補出前文）
京即孝惠庶子就朱仲攜至趙地令從邯鄲張君學道湛
不欲教仲言孝惠之仁湛乃授其祝由科醫術仲又與雲

周亞夫　鄧通

母朱英方人服一丸延壽十紀但期得黃金千斤始成張
朱二君旣去子就乃去尤傍改名京字太玄獨居邯山峯
頂時有紫雲覆蓋因名紫山後許負望氣至復學其相術
應召入宮視疾見帝長揖不拜索水一甌以二指空書一
符於水進帝飲之便覺神氣清明泄瀉立止（醫術妙）明日帝即臨
朝時河內守周亞夫（勃之子）入朝問安與嬖臣鄧通同侍帝
傍劉京見而訝曰二公貴寵必隆他日皆當餓死指其口
曰為法令紋入口也（相法眞）亞夫怒其廷辱欲擊京帝止之留京
入宮欲用為侍中京不願乞歸紫山帝賜以黃金千斤問
何宗枝京云問會稽朱仲便知乃領金同修藥服食帝問

左右曾有朱仲否有老内侍曰高后時獻三寸珠者名朱仲云在會稽帝下書徵聘不知踪跡鄧通聞京之言私請於帝帝曰富貴在朕何憂飢餓耶賜以蜀嚴道臨邛銅山使得自鑄五銖錢用度無窮通遂鼓鑄於泌陽山上帝命以金帛酬卜者子先不受臨去呼長安市酒家嫗曰日飲汝酒不取我錢無以報汝今早卜有中陵王蕭君召我爲太華仙官應與汝共去嫗留子先宿於堂黄昏果有人持二茅狗至子先呼嫗速起與一茅狗騎之化龍飛起同上華陽山去是夜風雨滿城平地水盈尺許山下居民亦聞山上大聲言子先酒家母至矣二處皆聞於帝由是帝知

甘弟之仙乃躬修玄默恭儉節欲國政之暇常讀道德經不能析解聞有一老結廬於河濱自稱河上公後二年帝遣使齎經所不解處往問使者敬述帝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使者復命帝即東幸河濱造廬請問公閉目端坐二侍者旁立不迎不答帝微慍曰城中有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何乃高乎富貴貧賤朕得生之公拍掌大笑坐躍而起冉冉小户如雲之升去此百丈二侍隨起止於玄虛俯而言曰余今上不在天下不居地何臣民之有而能使余貴賤乎其聲如洪鐘帝始知爲神人稽首禮謝公頓下離地數丈曰余蓋無世不出應變無停

者也先塵刼而行化後無極而長存

秦始用仙人求仙自然不得用常人求仙則不可不得

韓終遇羡門授道亦欲世人知神仙不爲虛妄耳

淳于意爲政清廉。郎得勵上公指點。更有孝女上書。且

得授方爲良醫。并以得子盋斯振振。食報如斯。亦何憚

而不爲廉吏哉

文帝好道而能圖治。故河上公授以清淨宗旨而指出

王探李翼之得道處其間微露眞訣。則又在後人之能

忖也。

王探　李翼

○○○孝文帝問道河濱　○○○蘇仙公鍊丹峰頂

指右一人曰此大原王探字養伯常頌五千文默會其意知名與身疎道爲德本得授黃庭內修之訣變身化景之道已證號爲黃庭眞人指右一人曰此即王探之徒李翼所習亦惟道德能黙究谷神玄牝之旨洞太易陰陽之理尸居而龍現神動而天隨已授西嶽仙郎之位此皆自修而成非假外諭而得且道在螻蟻在稊稗豈在大乎夫聖人抱一爲天下式行有餘力坐進此道乃令一侍者捧素書二卷下授曰余註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歲凡傳三人子其四矣熟省此書則所疑自觧不事多言也愼勿示於

清平吉

沈文泰

山圖

此方何知

匪人余將南入五溪設教矣須臾雲霧晦暝天地斗合帝悵然而返閱其言皆老子章句清淨道德之義帝用其言以為政治道益醇匈奴或暴邊境戒軍士勿擊以書諭意欲全天下元元之命後三年都尉衛平博士公孫臣相與逸去衛平自號清平吉欲入華陽訪子先路遇少年道人一人擔囊隨後問之是九疑山人沈文泰奉師命徃五嶽諸名山採取藥料配合紅泉朱砂神丹服之便能截地昇天前至崑崙採藥經過隴西遇此擔囊者曰山圖字世遠因隨馬折足臥山中哀呼乃傾壺中藥敷之即起諭之曰若能相從使汝不死山圖即願隨復教以雌黃地黃當歸羌

活獨活苦參玄參爲散服之一歲遂不嗜食同我留連安息天方西印度諸國二十餘年復歸中國至漢中宿李文淵家感其誠敬傳以去土符之道即辟穀法蓋土符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更教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之法至此復遇清平吉見其年老氣壯可任道器問將何往吉告以訪友華陽文泰曰予友既授職於山無暇送迎賓客于如好道何不同謁吾師吉大喜願行至中嶽採取强山赤實上嵩山將外國帶來貝多子種於西楚復長四樹一年三花白色異香謂吉曰我猶未至東北二嶽採覓奇草未便南往子試與山圖先行我去便來也二人應聲南行至

南郡鼂山、濮陽小別山不敢深入議留任道山家候文泰同行時方盛暑乃買瓜祛暍園翁捧二瓜以進食畢、不受其值、二人敬問姓氏答云久居滇水溪頭人皆稱我谿父世植瓜果、濟人之渴二人賢之遂借寓於其家、圖知服食之道教谿父鍊瓜子與桂附枳實共藏每日對分食之不二十年便能飛走、谿父謝教、後百餘年絕居山頂呼溪下父老為語吹時東秋八月、文泰始至共别谿父南行、吉問其師姓氏、文泰曰先生姓蘇、諱躭、號宣恭桂陽郴縣人、生於秦末少孤、母潘氏撫之先生事母至孝感已孤獨隱於孤山、獨秀峰遇異人、授術療病輙愈入九江元辰山修煉復歸孤山家貧常自牧與里

中兒更日爲牛郎先生牧之牛皆徘徊近側不驅自歸餘
兒牧之則跨岡越嶺皆求先生呼之復聚先生嘗侍母朝
饍母曰食無鮓他日可往市買之先生即以餘拌飯上携
錢而出斯須捧鮓至母問從來對曰在便縣永興湖州市上買
得母怒曰便縣去百二十里汝何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
舅在市言明日當來請待舅至明晚舅果至問之一如所
言母始異之及長以醫術濟人世號爲仙公二人聞言喜
甚至郴江入孤山拜見陳企莫之意仙公敎三人寓萬王
城有泉可飲有果可食清虛靜養俟我丹成皆領命去仙
公自携藥物土獨秀峰安爐舉火汲靈洞山上九曲池水

煉之池中禱雨立應數歲始成掀爐視之丹如黍米不敢先服取以奉母奈母素不好道聞丹發噦强服之旋即吐出如是數次轉覺唇青氣冷仙公驚懼慮或妨人即自服二九覺身輕如翼神智通明重上峰頭悉貯於壺盧更撿一九纍者與母服之仍然嘔噦仙公深自悲怨日方午携丹往萬王城來反三人瀰暮至青石峒石橋長百餘丈有仙女數十各奏異樂清夜猶聞樂聲稱奉萬王命來迎仙公問何子矣低言舜時樂正夔也仙公少遊此山知其中四時多桃李實甘美可療飢或摘而私藏必迷歸路有碧泉從石罅中流出味香洌正女知萬王來歷將及城門王同三人恭避上

堂階砌兩旁有修竹數竿自仆掃地如迎客狀至近起立
王稱賀丹成仙公曰命蒂胎根已為我有眞元一炁萬古
常存即出丹分贈蓋萬王死後精魂不散棲附此城久久
煉得陰道幾於鬼仙故夜則發現晝則藏伏今得此丹便
能旣濟三、服之皆得長生各拜謝度世之恩先生囘家
〻灑掃庭除如待客之象母問其故云有仙侶降頃之
天西北隅紫氣氤氳數十白鶴飛翔翩然齊降於門皆化
為美少年仙公欽容恭迎中一少年曰前與予期整三十
年矣神丹已成我夫天眞皇人命來召子歸峨嵋公乃跪
白母曰男少時遇峨嵋子章謝婚於龜山復至方諸授職

爲碧海侍晨眞君登萬壽山採靈壽木供皇人爲杖謂我應得仙道授以紅泉神丹方去上符法約後三甲來會今果至言道已成太乙上帝召入仙班當淹膝下奈何母垂淚曰汝旣仙去誰能養我公曰兒雖去原可朝夕一見於牛脾山下明年春郡當大疫惟汲井水一升取庭前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又封兩銅盤置一櫃中留於家曰若需食扣小盤欲財帛扣大盤庶可代兒奉養愼勿開我封也言畢即與羣仙竦身入漢同化鶴翱翔而去母獨處寂寞常至牛脾山呼仙公名見公乘白馬至母與語家常事良久乃去來年疫果大作母遵以井水橘葉療之無不愈者郡

呵去鬼仙柔得復見迴公

人爭持錢帛往求者萬計偶有所欲試扣而盤即得如是二年母心疑所封何物開視之有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不應然蓄積甚多無慮乏絕母年百餘歲而終鄉人共葬於山麓（相州東北）葬後忽見山頂紫雲容蓋哭聲隱隱咸知爲蘇君來郡守鄉人皆就山望慰空中答謝或問曰母旣歸逝仙公時可相見矣何轉悲耶公曰夫仙陽神也鬼陰魄也人兼有神魄得陰陽各半人有一分陽不死有一分陰不仙故鬼欲見人猶易鬼欲見仙甚難蓋畏仙陽光之猛我欲見母必韜晦而後見從此相見益稀不得不哭也遠勞見慰途徑險阻可從直路還家不必回顧忽現一長橋

横亘嶺傍直至郡城衆人上橋而行有一官吏輙回顧遂墮江瀆見赤龍於脚下婉轉而逝衆直行者至郡方止仙公哭處有桂竹兩技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猶有哭聲每見白馬在嶺馳驟因改牛屏為白馬嶺上有色石曰沉香石磨汁飲可降氣小石曰仙桃色赤黃有核食之可止痢仙公既去潘母又亡山閫自念離家四十載母老無人侍奉辭歸省覲文泰與萬王作什靜養清平吉因憶公孫臣欲遊東北訪之與圖告辭渡江至汝水分手固北歸隨西親朋不能識言及始知母已亡過二年圖至墓拜號行

孝於親

服々家夏天施姜連湯飲之者終身無疾後與蘇公於金

陰生　絺疵　豫讓

母處乞得太陰煉形法俱度母入瑤池圖居家明年復去之長安見渭橋下一乞兒自稱陰生常沿街乞食市人厭若之或以糞灑衣服旋復不汚長史知其異試繫械之仍在市中更試欲殺之又忽脫去至久凡灑以汚穢者屋舍自壞試繫殺之者忽病長安爲之謠曰

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圖叩其根由陰生實告曰吾鄉智伯之謀士絺疵也入秦遇赤須先生傳返老之方欲帶入吳山爲經三晉之地乃不欲去故遊戲於此圖笑曰子何迂之甚耶世代已殊子欲効忠報主之豫讓安在哉陰生頓悟曰微君言終身幾

景帝 薄后 姚翁 王夫人

惧圖曰欲東去訪友子能偕行否陰生願從遂相與揆東文帝於甲申後七年崩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七遺詔因灞爲陵太子啟即位是爲孝景立薄氏爲皇后景帝於崇文閣守制夢一赤彘從雲中直入帝覺而坐起果有赤龍如霧來牖宮內牖御望之有丹霞蓊起俄頃霞散見赤龍盤迴棟間帝召占者姚翁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生命世之英然亦大妖帝使所寵王夫人移居其中改名猗蘭殿旬日帝幸之夜夢神女捧紅日授夫人曰西母賜汝當拜受帝促王夫人跪而吞之帝覺默記其事乙酉元年九月夫人懷孕十四月夜見一長人赳赳而至曰吾穆天子也欲借此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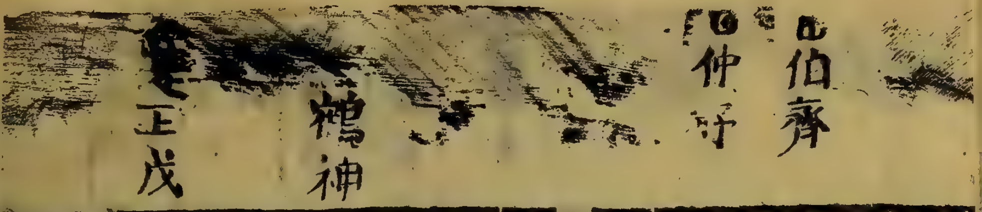
廣川王 彭祖 長沙王 發

董永

裴公

織女

君夫人驚異抱視通體通明有光是日産一子帝名之曰
吉爲有奇徵特愛惜之丙戌二年遣廣川王彭祖長沙王
發皆就國此海搏昌有孝子董永少失母家貧庸力養父
至農月以小車載父置田頭槐陰下已乃營作世亂奉父
避兵江夏父殁貸于安陸裴氏得錢一萬營葬畢孝感縣存願
請爲奴將往償工途遇一婦姿容端好求爲妻偕至裴家
主人令織縑六百疋乃許贖同夫婦當機而織一月具成
主人怪其速然已如約遂放之歸還至舊會處女辭永曰
天上有織女天孫三萬餘余亦在列緣君至孝天帝令助
償債明年當還君二子於此言訖凌空而去泰州亦有董永厌天女蘇



井至期永往伺之果於槐下得二孩其一脇有肉翅而長喙其一柔弱美容永抱歸伯名齊仲名舒既長伯齊能食力大傭工養父弟主家雖嫌其啗量兼人而喜其工倍付舒聽穎好學特舉永父子孝廉召為中尉永力辭以疾稱家於隨地廣川王敬事以師禮伯齊忽謂父曰昨夜伊來相招可往會合血遂展肉翅負父沖天飛去有司奏聞帝命立鶴神祠以祀之伯齊為天廚不能取給每六甲旬中必下界遊行四十四日正五斜六所至之方向其作為者多悲丁亥三月春梁王揖來朝竇太后第二子楚王郢薨子戊立不重賢士穆申白相與謝病戊因祖曾言滑丘伯言子孫當得天下遂起妄念使通於吳吳王濞志素不軌

字
三段法
三段言
三段瑕
四段觧
古膠西王卭
十衰盎

招賓客誘七人、責海採銅御史大夫晁錯患諸侯强大請
削其地吳王遂傳檄楚趙膠西濟南淄川膠東七國推爲
爲盟主帝召周亞夫爲太尉擊之老子爲周杜工史時曾
此所未聞
娶妻生子其十三世孫宮宗事魏爲將有功封於段因段
爲姓宗之子注生言言之玄孫名瑕仕於漢後家於齊瑕
子觧爲膠西王太傅王卭與諸王起兵觧切諫不聽遂棄
家避去後遇者相得傳眞法挈家居流皇園故宅吳相袁
盎與晁錯有隙見帝言吳楚以錯削奪其地故反今獨斬
錯七國兵可罷帝召錯朝衣斬於東市遣盎往諭止七國
進圍梁都亞夫擊破之擒七國王皆伏誅帝以平陸侯禮

楚王禮　中山王勝　太子榮　勝東王蘇　蘇嘉　江都王非　程嘉　甯子王

元王次子、為楚王子勝為中山王、勝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諡靖、成子夏立子榮為皇太子初七國說衡山王勃共反勃以本國有兩雹之異不從至是徙為濟北王以褒之己丑三月徙廣川王為趙王以蘇嘉為趙相江都王非遣丞相程嘉至京言五月間有暴風從西方來壞江都城十二丈帝問其故嘉對曰有一人號子主楚語而細音至王所言有甯先生者自謂能作風火乃催我作客我以為異人隨之二十年不來其僱嘗有人贈以金錢嗤嗤不顧我索值無還今告之王此正異人處願以此值以充國用王問所在云在都城西北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山巔見甯先生毛身廣耳獨自被髮鼓琴子

王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我隨碧海侍宸眞君經過
此地子主乃吾寧兆山舍九世孫今因其家當暴死三子
女故我坐鎮扃魘於此招之作俘欲傳小術以養終身待
其家中女嫁男婚生孫有繼紹後回去何乃告吾逋汝值
乎汝且歸無與吾事只恐有孫無子矣乃擲百金於地令
將去語竟化一朱雀飛去忽大風驟起子主忙收金携吏
下山風愈狂掛拔樹傾巖明日方止江都城壞十二丈居
民房屋坍倒無數子主回家時昨夜大風屋梁傾折壓死
子女三人餘人無恙子主大悔弗識遂決絕家事亦奔至
龍眉杳無蹤跡復往別處追尋吏回報王遣人立祠致祭

賓君常降世教冶鑄家用火鎔金之法時人旣受其道復得流衍於後矣聖人傳藥不傳火先生傳火而傳金。蘇仙公得子章之傳煉紅泉神丹而成道旨深哉。萬王夔亡及二千餘年精靈不散終得仙道學者可不究凝一之旨而使心神散亂乎。

賓先生一片慈心子主不識而告其負金常人之情往往如此若徐甲之告老君其無知同其悔悟同故其後得道亦同然則過而能悔者其自新寧有量哉若修羊相態之卧中得道又與善卷爲對數百年間乃有此兩詩文字

得流行於後矣聖人傳藥不傳火先生傳火而傳金
蘇仙公得子章之傳煉紅泉神丹而成道旨深哉
萬王夔亡及二千餘年精靈不散終得仙道學者可不
究凝一之旨而使心神散亂乎
賽先生一片慈心子主不識而告其負金常人之情往
往如此若徐甲之告老君其無知同其悔悟同故其後
得道亦同然則過而能悔者其自新寧有量哉若修羊
之腹中得道又與善卷爲對數百年間乃有此而討文（柏應）
字